

上海图书馆藏



重校詩說序

漁樵野說吾鄉逸民夏氏為毛詩詳說之也漢初言詩者四家
申公先達故魯詩先立學官轅固生韓嬰繼出異流同源並行
於世惟毛氏續緒西河顯最遜而行益遠三家漸以衰息加以
鄭箋孔義辨證精詳毛詩蓋無遺說矣是以魏晉以還儒者咸
尊經學於易書禮傳羣議紛煩獨於詩未聞歧義宋儒興獨尊
德性指心為師期以理道求一貫遂迅掃漢唐舊疏詩經始有
朱子章句自後取士者奉為功令而毛詩亦衰矣不知詩序不
可廢也禮經典制殊時無與於後世辨者凡說聚說朱子不無
廓清之功惟詩主性情與感無端言多寄託毛公謹守師承明
作詩之母邪使人毋以辯惑此詩之體貞也原情闡義卜子夏
之言詩也若韓詩外傳斷章取義藉申己說則詩之用廣也觸

詩經漁樵野說

共 六 册 存 六 册 排架号 00021

類旁通端木子之言詩也朱子削之望文生義多以詞害意者
宜乎不厭人心也夏子前朝遺老名附乙科因世難未平隱居
不任自號逸民不欲自以儒自居故仿蘇公託之漁樵其說原
本正義間存朱說各還其是而於詩人志意之幽深情趣之超
妙無不曲搜旁討略跡傳神而於二南國風尤得風人之旨清
言篤辨巨鼎解頤殆如斯乎篇中博採諸家逸說而同時陳卧
子獨多殆有同志抑嘗就正者歟先生當日禦寇靖難保全鄉
里遺德在人余久儀其人今二百餘年矣子姓氏微手澤無存
此書余子用霖近偶見於他氏剝蝕幾乎沉沒余幸得而讀之
間有頌冗贅說不端固陋僭為刪節以成完璧俟有力者助之
刊行俾知永嘉之學後越尚有人焉不惟下邑之光也已同治
十年辛未四月既望鄉後學林鷄太沖父謹序

夏逸民先生傳

林用霖

逸民者勝國遺老也姓夏氏名大輝字啟涵國變後自號逸民
始祖子駿唐僖宗朝中書舍人由會稽避地安固義翔鄉白雲
山下為今泰順莒岡村家世儒父庠士一謨生子六先生居季
與諸兄皆以文行名伯兄以選貢任五臺令三大寶五大謀並
仕為時教官先生尤篤學勵行困於名場宏光中始以副貢入
南雍南都陷歸隱不仕著書以自娛今所存漁樵詩說其一也
當明之季東南所在多盜泰順間於閩柘自崇禎九年後八九
年間已苦閩寇沈可耀陳其忠之擾夏氏族長有庠士名應鳳
字子儀者倡率鄉眾捍賊賊遁先生多積蓄焉丙戌六月溫屬
初入版圖越歲戊子明行人劉中藻起兵福安別將馮生舜至
桐山平陽陳倉瑞安張所永嘉林夢龍何兆龍青田陳先魁各

聚眾響應邑民翁升初德培等遂導之陷邑城四鄉款順獨苦
岡一隅靜守不為動未幾賊已敗去乙丑四月張所猝至鄉眾
失利大掠而去九月陳可耀等復自平陽界來鄉眾至乞坑禦
之賊即去潛越稽陽入境大肆焚掠追請兵救至賊已去復困
於需率馬至庚寅福安敗賊稍息丁酉冬山寇馬雲龍黃窳天
等復據境四鄉多從之者忌夏氏獨順王化頻犯之乘隙焚其
鄉前後子弟戰歿者二三十人眾心憤激乃出協官軍進剿所
向為前鋒凡諸從賊者皆創之城社奸人有妬功侔利者交相
騰謗欲藉以危之先生謀遣族從庠士啟殷閭道馳郡上訴巡
道萬公代尚素聞夏氏義給劄諭契箭以其族燕三為社長並
加印丹使各鄉入丹以別良莠於是四鄰村落方數十里咸入
丹為五保就中保約束共期安分以自全謗始息而諸鄉以次

反正寇亦遂平甲寅春耿精忠反於閩海寇黃明乘釁由桐山
入四溪邑民煽惑城復陷五保乃推先生以待之黃明知五保
不可懼以書約好却之賊與其黨李信爭長李信來內通進至
洪口五保盛備以禦未戰而賊遂東趨篠村眾逐之乃繞道陷
景甯黃明尾之殺李信株其各鄉而為栢軍所破遁歸聲勢頓
落從賊者懼益鼓舞之遣間來窺炮殺之乃使其黨李珏謀士
楊斌來議和留楊斌殺其勇從釋李珏趣語決戰賊乃棄城走
四溪保於陳陽山寨先生與群從啟沐啟讓啟殷等率眾三千
分道潛進攻不備破其寨多所斬馘黃明遁其時耿逆偽帥曾
養性已陷溫郡遣前平陽縣丞鄧子霖來攝縣諸鄉從黃寇者
懼禍願入五保丹而城社之素引賊者忌之復陰行謗毀鄧遂
責先生專妄而有散保之示先生佯許之仍與各保陰相固結

既養性又遣參將王大支劉撫黃冠遺孽檄五保為導五保整
隊嚴出遂因以靖邊境迨丙辰歐栝諸逆相繼破降邑亦遂復
先是養性知五保之雄亦有偽劄推獎至是咸責令各邑咸繳
劄獨夏氏尚係原封巡道姚公啟聖以此特加獎勵云曾帥既
降別將熊統潛入海與福甯偽將勾今海寇張李二賊及邑都
鋪道孽黃雄平陽閩人瘋某復入據八都之虎陽嶼坑流劫東
南各鄉郡遣千總姜化鳳與駐防將戴進階並馳檄五保協勦
遂攻是陽賊遁去流入別鄉時六八都鄉已有樹幟從賊者汎
弁張雷山且被禽郡鎮遣副將賈文學來主勦撫實與先生舊
交事必諮商以行於是請檄閩會劉水陸進攻以次年之雨者
邊境肅清泰邑自是安堵先生壽至九十考終自明季寇亂相
乘身歷艱危四十年亦已勞矣同治元年春粵寇據處州景甯

青田相繼不守平陽會匪引之攻郡城及瑞安余時攝霞浦尉
奉閩北統領曾公檄回里率鄉團防守青田景甯邊界夏氏亦
選壯丁六百人以從聲勢頗壯賊至近隘輒却去余寓莒岡四
閱月獲讀其家乘及群寇記繼又得所著漁樵野說乃知先生
經濟之用益蘊於經術者深也恐其湮沒為之補傳焉

論曰君子懷義從公非身歷危疑則智慮不密匹夫千人共事
非膚切疾痛則志向不齊自昔平寇多恃鄉兵而用鄉兵為獨
難何也身家利欲回惑文乘有非軍法所能及者矧當鼎革之
際奸兇迭出劫脅萬端於此而欲一其心合其力障妖氛如長
城憂憂乎難哉先生志全桑梓始終一節使鄉眾卒為兩朝良
民人心風俗從而一振迄今二百年兩經粵寇更隣會匪內難
不作外患莫乘遺惠深且遠矣而不知當日身處艱難固幾經

揆慮紆籌而始有此萬全也。邑志獨缺不書書諸寇亦多脫畧不逮夏氏寔錄忌諱故耳不然修志距當日匪遙胡為簡陋若此哉噫亂世之是非難信有如是夫

詩經漁樵野說

全詩考辨

按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孔子刪而為三百五篇嗣其學者為卜子夏今詩序一篇梁昭明定以為子夏作首序或曰國史所題或曰毛公傳子夏意作或曰衛宏之所潤益也漢之業詩者其師門有四家魯人申公段詩于浮邱伯作訓詁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為韓詩趙人毛萇自言子夏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其學為毛詩是時四家並鳴於世高詡曾祖父嘉父容及色咸魏應皆習魯詩伏黯任末景鸞習齊詩薛漢召劇楊仁趙晔張匡習韓詩三家皆立博士獨毛詩未立河間獻王好毛氏之學至平帝時請于朝始得立博士毛公以學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教授九

江陳俠俠授同國謝曼卿東海衛宏往學于曼卿或言其潤益大小序者即宏也習毛詩者尚有徐邈王述之屬不詳其系中與後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鄭氏出而諸家稍廢矣魏則王肅更述毛非鄭王基又馭王肅以伸鄭義晉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而黨于王基陳統又難孫申鄭紛紛幾訟焉宋齊梁陳之間有宋朝請秦遵所註詩自號秦詩意義多異世後出而今之言禮者以小戴為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無他書以資考證故襍偽之說可入趙竇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叢論漸精而古人之遺書又時出于山崖屋壁之間學者得以考異同而見長短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毛詩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什鴟鴞也與金縢合什北山烝民也與孟

子合什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什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毛詩時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先與之合其源流于子夏無疑可不論乎毛傳矣

孔仲達曰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武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近于頌矣又曰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常人之情太平則無所見矣道絕則無所復譏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王綱解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所謂天地閉賢人隱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于前故頌聲止也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覲望自悔其心更

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怨怒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可見王澤雖竭禮義猶存故曰變詩王道衰乃作也

嚴坦叔曰國風小雅多寓意于言外或意雖形于言而優柔紆徐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冷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有言輕而意重者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讀詩與他書異唯涵泳浸漬乃得之

沈無回曰六經之解莫難于詩余所見勒成一家言者不少要皆詩之一斑非古今人之聰明不能舉詩之全也詩固不予人以全也何以言之作者一人采者一人解者又一人以五方之

音更千載之舌聳牙者或以臆易之况再代竹隸代篆千鑑百繙亥豕互換甯復三百篇之舊乎一也闕雅養老騶虞節射蔓草褰裳贈行答饗雖云雅頌得所天子或下取之鄉大夫或上擬之古人作有旨而用無常也至今迄無定說二也詩有聲前之旨焉有意表之象焉有響終之韻焉可神遇而不可迹求也可彷彿見之不可以筆墨書也三也有淺言之者深解之而索然有約略言之者詳解之而索然有不倫不次者乙之而索然四也大抵訓詁之家以博詩非不博也寓目銜口詎必博乎沉篤之儒以理詩非無理也勞呻康吟詎析理乎辨難之士以義詩非乏義也作非一人世非一筆詎尋義乎凡此皆說詩之沉疴也

李仲蒙曰敘事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

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夫興之為言猶曰其
意云爾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
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
無勞矣

徐文長曰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然樂府蓋
取諸民俗之謠正與古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
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
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啟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
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

國風論

蘇子由曰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凌遲力強相吞而
春秋所見猶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于春秋數世矣而詩之

載于太師者獨十三國何也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
檜曹之小邠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六國
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伯者之盛也
而皆不得有詩桓附于衛文附于秦皆止于一見衛莊姜齊襄
鄭昭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
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用夷僭周則雖其無詩亦學者之所不
道也

歸季思曰舊讀風為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下以之刺上主
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之謂下以風刺上也
不顯言其事而陰中其情曰刺將使言行而不嫌過移而不覺
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為直切識之乖其意矣
程伯淳曰二南人倫之端王道之本故為風首二南之風變則

禮義廢風俗壞于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併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一國而三其名者首惡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自併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廢法失道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為列國故次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入于禽獸矣襄公麇聚其風可知故次齊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雖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裔而風亦變矣故次魏唐中國微而夷狄盛矣故次秦夷狄之風行則先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陳陳舜之後也夷道行人倫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于危亡則思治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亂之極治還生焉幽風趨時勤生美政善俗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幽

沈無回曰二南之詩賦性極平辯情極淡觸景而興傳事而止

意中之語不露語中之意躍如蓋其時上有德教下有風俗禮義熟爛竅籟自鳴非若變風變雅世乖俗薄諷懽美並語怨泣借而後歸止乎禮義之易見也讀者吟詠之不足又從而吟咏之得其意于無詩無字之先而不拘拘于語言糟粕之末乃善解二南者也不然隔之千里矣

又曰詩之微妙頌人自會出口落筆便成筌蹄正如宣尼提誨三千忽欲無言釋迦說法四十九年未曾有字妙得詩旨方可言詩若株守陳編翻成毒藥

瞿仲鳧曰風變于幽斯人亂之可極乎頌反于商斯文弊之復質乎易終于未濟春秋終于獲麟皆亂極復治之意也

漁樵野說國風

解詩要論

崑山夏大燁逸民父著

漁曰先儒謂風雅頌異體異用其莊正宏深雍容博遠者非聖賢不能作余謂有風人之溫柔敦厚唱嘆幽微如風之披動自能為雅人之和乎中正高明博大盡義入道也總以精微妙悟則一貫之詩旨也

呂和叔曰詩中皆有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風得雅之體多者為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雅雅非無頌也

陸時雍曰十五國風皆設為其然而實不必然之詞皆情也夫一往而至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遠意偽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晦翁說

詩託設之言皆以必然之意者當之失其旨矣數千百年以來憤憤于中而不覺者眾也

陳臥子曰大序子夏所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苟非傳授有源孰能臆料當時意旨以示千載第詩書之序朱子皆所不信馬端臨云書序可廢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故子說詩雅頌偶載大小序什之一而國風乃錄大小序什之九沈無回先生曰尊序者曰非子夏不能作排序者曰後人附會之詞耳兩者皆譏余謂後序可去而首序必不可去

樵曰賦比說詩者固有解其義者獨興字鮮其得解者蓋興者觸景而動感物而發因情而出勃然而鳴在有意無意之間不必有所取義而為言也自制義興說者為作八股者尋生活凡

興詩俱曲為之說必有取義然拘泥牽滯失詩人恠怵勃發神情矣今世之說興詩習於取義非興語乃成一暗比體何其戾謬也且興為發端之詞冠冒通章全節說約有謂某章興自某句止此尤拘牽之見也因其欲與取義比合故有此泥陋

漁曰古人為詩矢口而成皆是歌詠唱歎之音不似後人必諧叶於韻也况五方之聲音不一古今之字語變易豈可以後世之韻律古人之詩哉古人詩音各從其俗之相近者自成聲調即不合音韻然自屬詩句雖使一章各自更韻亦不害其為詩也朱子于不同韻詩字必別反而叶之然其中亦有如字讀而與俗言相近者覺朱子之反拘為多事也

關雎章

樵曰此詩極道其中和之情為禮樂之本婚姻之道合節於天

地人為人倫之至者情為人情之極淑女匹君子夫婦之好合其情篤摯而貞固矣蓋夫婦之情正而後父子之情慈孝兄弟之情愛敬君臣之情忠義朋友之情敬信聖人以闕睢首詩昭其情之正之至也人倫一日無此情則世界壞矣故天下夫婦終身皆能如初婚之幽閒貞靜和樂恭敬則無此難之晨豔妻之媚矣匡氏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洵曰首章只是唱嘆淑女配君子真是天生一對恰好夫妻與意只取和鳴相應以見其偏之善摯而有別猶不是詩人口裏話柄窈窕不作德看是言其體態幽閒動靜之間幽雅溫閑不輕佻浮露耳德字合在淑字中不可露出德字並註中和敬字好速只就男聖女淑當對得好夫婦之宜有無限妙趣善道是

時文王且為世子太妃方為孀婦莫將母儀天下善御宮中等套語說淑字及祚開八百允啟多男等後事說速字且此等將來情事皆非詩人當時本腔詩人只就其時其人現在情況詠歎淫泆已耳

樵曰只說聖配絕世首章已足完盡其意然無多深情餘味筆波灑却又興出一番無方無盡至情以恣其流連唱嘆之意託言苜菜之求以興其無限之憂按諸侯之子十三而娶文定之祥在渭之渙造舟親迎自有其時何至有寤寐之為求而更為求之不得哉此詩人傳情之神境也蓋男女之情雖聖人不能廢詩人却將常情之慕美妻其情之篤摯專切把文王亦放在人情中揣摩描寫盡一個思想婚媾寤也對他寐也夢他轉思轉切以至卧不貼席而不自知也所謂情之所鍾正在君子一

輩矣此是詩人託言以寫文王未得淑女以前一段至情如此也跡此以求不亦哀耶然而為淑女而致此情乃其當得之義情之至者如此情之中正者如此也此求思專主文王不涉宮人講若云宮人慕德愛善豈未見女淑之如何而望空撮想或云願君子早得佳偶則世子年少何煩亟憂即曰宮人懿秉豈有他人思娶而我為之憂不安寢若此哉

漁曰思得未得而憂之深者則欲得必既得而樂必極持人從未得前罵出如許至情故將既得後許多樂事盡情點綴以極道其歡忻暢遂蓋一唱三歎而不能自已矣有篤相親信之情自有快足怡和之趣琴瑟鐘鼓皆為性情之助矣自有喜悅借琴瑟鐘鼓一發抒之耳要知不是靠琴瑟鐘鼓以博佳人之歡若但謂鐘鼓琴瑟盡樂之大小以極尊奉之情則諸侯之家誰

無琴瑟誰無鐘鼓哉今日士庶之新婚亦笙簧鼓樂之闐闐白月矣豈得謂為友之樂之哉

樵曰三章四見窈窕淑女三參差三左右句法重疊章法長短不同此詩人搖曳波蕩之妙無非極寫其情之婉曲深至而見其性之中正和平之中節耳

葛覃章

漁曰此治葛即事之詩也首章葛之初茂時未可治而景物可愛年光遷換至盛夏而葛已成材女紅可施則勤勞乘時不忍怠棄躬親織紵樂攻機杼寶惜手澤永忘數思至婦功稍脩則念及父母之寒暑不能忘者視之孝思矣至衣私之漉否亦婦容之一端逐一簡點中闕之不敢苟慢當如此至舉動之一行一止必告師氏豈敢恃寵專制以乖婦執哉

樵曰首章不必作追敘看亦見作景詩景趣此詩中盡也曰覃曰施黃鳥飛灌木集啾啾鳴讀之宛然自得而見耳得而聞其聲其色景在簡幅之上非神手寫不出也

漁曰刈之中谷獲之治所豈所躬親而致命則主自官中也為歸為給合官並作而身率眾治服則既成而志終弗厭矣蓋后宮之貴其喜綺紵而好文繡則必厭大布而賤葛服后妃節儉性成樂以樸素自安且以教化官中國中定以締絡悅心適體于何有戮心之生耶

樵曰言告師氏亦以緘作有成頓起歸甯之想非必果于行也作詩意與偶觸云然言此以見父母教誨之德不可忘也若云成服之後必當言歸豈年年治葛必年年歸甯哉汗私澣衣不過言婦職咸宜從服中併及之非即以締絡之服一一污澣之

也

漁曰首章詩中寫景之體次章詩中政治之詳三章詩中情致之周薄污澣澣服之無數後官衣浣濯之服而不厭粗絀之衣非性安澹樸不喜華靡者孰能及此朱子所謂於此可見其已責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卷耳章

樵曰通詩只為嗟我懷人發出如許深情摯想俱是託言寄意莫認作寔事采卷耳何為借以遣意也頃筐不盈何故心在人而不在卷耳也嗟非獨為已嗟為懷中人嗟也風雨雪霜飢渴勞瘁許多意外之愁歎懷念之切連頃筐亦棄寔不惜形容其思念之專只知有懷人不記有頃筐時說寔卷耳之生在周

行者不復采也噫既知是託言何又復認真耶此詩人罵情入神之妙語也如時說苟不懷人將周行之卷耳采之絕種耶其可笑如此

漁曰古詩云遠望可以當歸長歌可以當哭此詩二三四章瀆以此意活看登高遠望欲舒所懷也行人遠役雲山萬疊非真欲望見其人而在從之也註說着迹蓋人思念之極得一登高遠望而指識其處亦所心憚此幻想也却又幻出一馬病來無可奈何矣乃又幻想庶幾走入醉鄉或能解此煩冤然而懷仍在也求其不永猶不可得恐至于傷非所以安懷人也仍欲再付之一醉冀殺其傷而已誰知此懷有終不可得而解者哉
樵曰馬病不能進人病不能行僕馬俱阻此懷益抑鬱莫申惟付之長歎而已歎一聲舒一分鬱結添一分愁悶云何兩字憂

思說不出矣此千古閨思之祖傳情之深婉獨至非後人所能及可謂詩聖

樛木章

漁曰其稱願不已處懽忻和樂不自知其咏嘆淫泆亦不自見其感激粘被輿言與本事絕不相類荒荒莽莽說來極趣極突所以為興之妙頌樂之處不可露無嫌妬意稱福履處不可粘能遠下意福履宜就現成說安處榮祿包羅利貞完成純嘏但看其津津唱嘆不絕于口便有感德之意溢于言外

螽斯章

樵曰眾妾不曾把后妃放在口裏稱頌已相忘於覆載之下只見其子孫之多以為得天地和氣之祥便就蟲族中取螽斯之和集者來咏嘆一番又咏嘆一番眾妾將自己亦推在和集

群中而贊其宜有多子之福也美后妃之德都在言外使人思而不得其所以宜處所以忘乎大德之天更見后妃之盛德難名也此詩之比為絕妙無聲無色之可求矣

桃夭章

漁曰亂世之民內外交誼禮樂俱亡男女之以正合者鮮矣文王懷保六州其民識和是以詩人見女子之于歸男女正而婚姻時知其以禮合者必以樂終故一唱三歎而不禁流連愛慕之無已也

樵曰詩人何以預知其賢是從婚姻以時上見得惟其有待時之貞而後有應時之宜也雖不就被化說賢却根被化來

鍾伯敬曰宜字妙只是箇停當相安意思女子無非無儀一停當相安便是求加焉即失之矣

漁曰興意只取華寔當時無木少根株不傷芑孳正盛等雜說

兔置章

樵曰此詩當注美文王不事武功說其時鷹揚虎賁之才先列在公賭毒痛如燬之虐豈不朝夕請師除暴安民而公侯一心服事不為眾說所動此輩雄才武畧一無所試詩人見其至德貞心托言英雄將士本為社稷倚賴才能原足勝任然亮公侯之心純忠不二故各韜才潛勇甘心閒散而無怨望之意故借置兔之事以見其武勇之才美是托言非必寔為其事也

漁曰賢才之出類者歷代所間生而不能多得者也况才德如文王自古有幾人哉註賢才眾多雖置兔之野人其才可為干城且足匹公侯而無忝使其人不足以干城不能仇公侯則詩言諛若果干城任公侯仇心公侯之心而使之懷奇不偶埋述

草莽則文王不能側席傍求而負不能知人之請朱註豈非多
碍之言哉

樵曰三章一層進一層從才說到德從德說到心將文王心事
說出明明白白諸臣何忍更以武功自任而不心文王之心哉
要知是借其事興起非因其事起興也故曰托言

采芣章

漁曰此見諸婦優游閒適泊然無累從容自得原無采芣芣之
意偶然同群出門瞥見道傍芣芣便相與呼眾采采不曾計多
寡擇好惡乍相指及所以不帶頃筐終以衣袵收貯其間或呼
或笑各各自由意象之間都見樂氣不待言相樂也即如今之
女子摘花鬪草一般何等快活然女子却不自見其樂也但言
采芣芣不必問所用也若因有用而采則采時情事有不同于

此者矣采采芣芣各句作相呼語更有趣味

樵曰六采采六薄言句法奇宕優柔唱嘆之聲媚於道周

漢廣章

漁曰詩人亦江漢間人化于文王之德教而身為不求之正人
故見女子之端莊靜一形于舉動言笑之間知其本於幽閑貞
靜之德所著凜凜節操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令人望而起
敬欽而生慕故詩人樂道其善咨嗟嘆美流連景仰雖為之執
鞭而善慰所以興咏其高風潔德使人邪念自消而令江漢之
間乃有不可求之女不亦風俗之美性情之正耶而所以得此
者誰之故哉

樵曰興而又比樵是反復咏嘆其不可求大約是寄託之言非
真有人求之而不可求夫見其游而求之已非美俗豈文王之化

哉漢有游女民俗雖偏仍故習不可求思雅節寔洗乎頽風註
前日之可求亦詩人口中所不樂道漢之廢矣四句不必更着
在游女上纏講是從不可求思中唱之歎之賞之慕之而女之
邈然清光浩然潔趣溢于言表

漁曰次章三章亦就上不可求之意而重為反復歎美之興意
如季思言刈薪刈長娶婦娶良意于歸秣馬托此以致好德之
誠莫認作寔事三以不可詠不可方嗟嘆之不已者言欲妄求
之心先自息也陳慧生曰非詠之而後知其不可也望之而知
其不可詠者也非方之而後知其不可也望之而知其不可方
者也上求字作設言亦不作詩人嘗求之若有求之之心即其
人先自不正矣

何元士曰何物令人悅且敬畢竟是女子之賢不然則為狎昵

之私情矣

汝墳章

樵曰極思深望於未見之日即深喜慰望於既見之時將去年
思望記在條枚將今年喜慰記在條肆所為悲喜文集感慨繫
之而口不能言心下歷歷還自想也怒如調飢飢之思食欲得
之急又恐不得而苦有多方逆揣而情又不忍言的景况逼棄
照下如燬真有旦夕不相保相見無有期之意

黃太禱曰要寫出婦人一段疑疑慰慰藉情况各天分袂幾自揣
此生無再續之緣異矣哉乃復觀于汝漢旁也兩不遐棄幸出
望外既喜其聚還閱其勞而復勉以正此婦人之善於夫婦之
道者也

漁曰以久役之勞思念之至幸不遐棄故又翻出一番慶幸慰

藉摯情如燬之役未有不勞苦况瘁者婦人慰以身雖既瘁役雖尚煩幸有父母可恃賴也父母孔邇者瞻依膝下怙恃在望師其行役保其室家可以盡心王室而忘身家之慮也所謂勉以義也蓋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此婦德之賢而風化之美並可見矣

白礎之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白矣然呼文王為父母則文王之神愈傷矣

麟之趾章

樵曰此言文王之以修身齊家也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何其振振也惟其身仁厚故能使子仁厚孫仁厚宗族也仁厚此序所以謂闕睢之應也首提麟字末歎麟兮通是美文王之仁蓋麟

性仁故無一體之不仁言文王之身仁故一家無一人之不仁重賢上講不重瑞上講若言家皆與王之瑞則傷公之德矣楊伯祥曰此詩總是咏公夫咏公而何取于麟麟止殺者也公處嗜殺之世而獨遂其好生之性當是時天下視公何嘗麟云於是一歌之再歌之三歌之皆曰吁嗟麟兮非嘆麟也嘆公之能為麟以及其子也能為麟以衍其姓也能為麟以蕃其族也總是借麟以咏公子公姓公族借公子公姓公族以咏公何嘗一語及興王意此說極當

漁曰讀周南諸詩事極平常情極深至然其詞渾渾穆穆絕無風色聲臭之可指但如春風之和露被拂人眉宇襟帶而不覺其善氣之襲人耳

當時南方諸侯非一國也若鵲巢采繁則君夫人有令德草蟲采蘋則大夫妻有賢行觀之朝庶位挺羔羊之節觀之野閭巷懷甘棠之思為婦妻者溥小星之恩為媵妾者安江沱之分雖僻遠之地黎庶之家而猶有殷其雷之婦人標有梅之女子至如野有死麕雖誘之而不動厭浥行露則訟之而不從莫不有脩身齊家之道推其風化所自所從來遠矣故繼之何彼穠矣見後世之王姬猶其德化所漸被焉則當時可知也况積而至子仁如騶虞則草木群生皆得所而咸若焉則文王之化流被於南國者真有充塞宇宙氣象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信哉

鵲巢章

樵曰全詩但是樂道甚美而其所以美處並不說出此作詩者

淫泆詠歎之神手註中專靜純一是朱子說詩添出詩人口中何曾一字道着專靜純一說者謂色在子之于歸句他詩皆有之子于歸亦皆以專靜純一蔽之乎百兩迎送亦未可斷為其有其德故宜有此御之將之成之也諸侯之家誰無百兩可以迎送况父母愛子之心固不問其女之賢否而于歸無不盛其儀者矣看此詩要從家人喜樂歡幸口中想見之子專靜純一段風神故盛道其迎送之禮以致美之之情也正如闕雎之官人快觀淑女而不禁其歌咏之無已耳

小序夫人之德也何德乎能將姪娣俱來也諸侯一娶九女嘗有挾忌不與偕行者矣茲云百兩是眾女相載俱行見之子不妬忌專寵也故作者歌其事焉猶闕雎之求淑女以進也心訣云古者一國娶二國媵若是其女妬忌則如江沱不我以

矣此言百兩是婦姪並載以行見之子之不妬忌也故以鵲巢鳩居為興言婦婦之室而媵同之是鵲巢而鳩居之也此說于興恰合如常說其興難通且鳩亦未見其居鵲之巢也作假設之興為是

采繁章

漁曰此美夫人明於禮達於義心存乎孝而執事敬動容肅家人習悉其不慢于始不懈于終非心共公侯之誠不能及此其賢皆以見文王后妃之化然也

樵曰古人嚴于祭祀夫人以女子而恪于典禮家人敬愛其賢而詳歌其美如此

草蟲章

漁曰夫婦之情一有離別無日不思至於隔絕之久則懷思愈

積而憂愁愈深矣時物之所觸心感物懷者屢見則此時之情真有難解者矣除非是君子旋歸此場憂心乃得放下時耳既見既觀是預擬之詞亦字則字言必如此方愜而今尚未見也對時觸景能無憂乎憂與怨異當殷室多故恐君子忤時不見其功而反罹于罪故爾多憂所謂時艱是虞昔得見止非直達道生還幸容止之如舊向之馳驅者簡書已副君子且解公家之憂而室人又何憂也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既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望其速見之意即在言下憂字所慮者多如風霜之苦道路之難飢渴之勞王事之益皆所過愁且憂其慷慨失忠有許不反顧之志而身棲異域有意外不測之虞所謂而多為恤也

樵曰登山不是托望君子是借以賦蕨薇已生觸景傷懷當時

未必登山亦未必采物只是形容時之久而昆蟲草木皆改其初以志其悲傷之念通是詩人寫情之言描出許多情緒景况足可淚流言下

采蘋章

漁曰家人習主婦之賢而悉其誠敬之心嚴于奉祭故疊疊詳敘其事歌之贊之而事事之潔備念念之凜恪非其精于仁孝達于禮義烏能如此之有齋而終始勿懈哉五箇予以俱如于以采蘋一般根心肅祭事而必嚴敬整飭以躬親之也

樵曰詩人但美季女說詩者苦云要補出大夫來不知其妻之賢是家齊也刑于之道本于大夫之脩身詩人美大夫之意正在言外此作詩之妙旨所謂冷風送餘善也前采蘋章與此章同體亦不須補美諸侯而諸侯大夫之賢則本於文王之脩身

以齊家而治國也

甘棠章

漁曰此美文王之用召伯以安百姓也召伯能宣文王之德而布文王之政故當時南國之民但感召伯之德愛敬其人并愛敬其所嘗愛止之物亦寶之惜之見其樹如見其人無一人之忍傷而翦敗以拜之此其思恩念德之情千古一人而已然詩人口中却一字不曾道出德字并愛樹亦不知何以至此其憺憺愛護而不忍傷之心直是無可如何言有盡而意無窮所以詠歌之弗已是召伯之德能令民不忘而文王之德能令民不忘召伯者戀戀如也忘文王者驟驟如也知非文王之任召伯不至此而詩人正于美召伯中美文王也

黃太樞曰南人甘棠之詠特以憺憺于心而托之物非以甘棠

而致思也不然愛以棠而存者亦以棠而亡夫豈南人之本意
要以見召伯之德百代瞻仰不徒懸南國之愛慕也太史公曰
召伯其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思召伯正思文王不然何
以言思其德此德字即文王之德耳

行露章

樵曰女子被化遂能守禮斷義一貞自矢百潔維清誓不以白
玉受玷先自金剛不磨三章通是設言預自守而嚴絕人意思
之沾汚防于夙夜意外之橫逆斷拒以禮義先有不敢漫試于
妄動輕出之慎自然能白于橫汚強玷之加咏此貞言潔唱之
操縱有強暴亦不敢違禮逆義而相犯矣况咸被文王之化召
伯之教之人而有不共江漢秣馬秣駒之賢以景仰此不可求
之賢女子哉

漁曰後二章設為強暴者借此為詞而女之自誓益堅所以嚴
絕其端如此

羔羊章

樵曰好文王脩己以安人而在位大夫皆精白乃心清潔自守無
封靡于有家忠敬自盡能內省以不疚所以節儉為百執風采
正直為庶職靖共詩人從其澁處闡處一唱三歎所以美其賢
之不獨一事而美其賢之不獨一人故反復流連而見文王之
世其在朝臣工有如此風範也不亦德化之盛哉

樵曰詩人口中並不道及節儉正直一字但其咏嘆之餘隱隱
見非節儉必不能如此恬素非正直必不能如此從容自得也
言外更含無限深情

殷其雷章

漁曰行役之婦指望其及期而歸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故殷雷思婦於此時獨切故觸景起興見其思念之情勗勗自勗莫作有定在無定在為興三莫敢字此婦人知其夫有勤于王事之心而不敢自暇自逸者也故即繼言振振謂其人平日誠信忠厚足以成功而免患故望其早畢事而旋歸也但國事未畢而未敢望其歸畢事則冀其早歸則其不以私捨公不以家忘國不以情廢義之賢概可見矣

推曰作觸景起興不用舊說何等起忽鬱勗何等情感切至但念其行役之勞絕無怨咎之意立言和平溫厚此盛世之音而閨思之選也

標有梅章

漁曰文王之世宜無強暴之人然勢家強族貪色犯禮偶或有之貞信之女其慮極周矢自守之節必歸有主之身尚婚嫁過時恐有辱及之變故當桃夭之後即切標梅之懼當文王之時人情急於前雪強者能守所志以自堅弱者思得所托以完身風人特揣女子意中語而賦此詩以美其貞信非女子口中定有此語也

權曰詩人非為嫁不及時作也只為懼辱而願得托身以自守明其貞而堅其信耳俱是設言以形容時過非真歷盡其時而乃咏也全要見咏嘆自守之至莫像急于從人語氣

何元士曰惟知貞信所以懼強暴今人之不畏強暴者大抵皆由于不知貞信故辱及其身而不顧爾

小星章

樵曰是兩章快活慶幸之詩美夫人之賢眾妾口中不曾道出
只含在夙夜在公中無限感激說不出道不盡也忽然安起命
來明于分達于禮但思在公之幸而忘宵征之賤以為天之所
賦宜如此夫人為應得之命我等為幸得之命大家都有福分
是誰之賜與

漁曰眾妾箇箇都不怨天不尤人宮庭有此快活世界文王后
妃之化其盛如此夫人賢而眾妾皆賢難得難得

江有汜章

樵曰此詩人描寫媵妾猶不偕行已無復望忽自悔而迎喜出
望外俱是臨行大喜過望不記當初之失而想像其媵于後有
一番悔憾情又有一番安處情又有一番憤懣而歡快樂而歌
情繪出媵婦悔後美情稱頌其賢却將自己慶幸欣喜一段情

意全全不明明說出只於口角辭氣之間指露其微而和平溫
柔絕無追怨懷忿之聲此以見媵之賢矣

漁曰媵不偕行而猶待年不字知其悔之遲久何時乃仍從故
媵而無他志此媵更為其媵之所與矣

樵曰三章前四句是三言詩各章尾句極有深致微聲願麟士
謂其獻也歌曰法神品

野有死麇章

樵曰此詩若泥其詞則全章謂之淫詩也可首以懷春召誘中
以如玉誨淫末復以姑徐緩動密行教之即如常說要費許多
回護轉接方得湊合愚謂死麇可包以白茅貞女可誘以吉士
吉士則開禮明義婚姻之大必不犯禮相求非道妄行懷春之
女人或蔑禮妄干吉士則以六禮為作合之緣二媒為通好之

正以其貞潔自守之操惟吉士可以當其懷惟禮義可以動其
守故詩人代為之辭曰此懷婚姻之貞女他人不能誘之惟吉
士得以誘之蓋以貞人求貞女乃相得耳所以下即歌其女之
如玉末則直以量度禮義拒無禮犯義之人言女為禮義之身
不可近也家為禮義之家不可強也通作詩人揣度女子所懷
而代為嚴詞正氣以絕其人不作女子自家口中有此說話如
此逆志始不得文

源曰樸樾不必說包束只言小木之間有死鹿可以潔取而女
則貞純如美玉可不珍重而以禮誘之哉末章恭要人從容度
禮而行必潔其身而明我門可告父母可聞國人感悅伏屍則
玷身辱父母而羞國人矣以禮自守之女豈有不先自戒慎者
哉

樵曰將吉士誘之說得地位高通詩便直白易明不煩回護誘
字照漢廣求字意解彼非是有人求之此非真有人誘之誘字
乃就人情欲求之意說言欲求此女除非是吉士舉動由禮之
人方得合其意蓋吉士正大光明與貞潔之女真是好對頭貞
女舍吉士將有何人足當其懷哉依常說則看壞了吉士亦背
於被文王之化

源曰次章興語講三句末但以一句收住章法筆法之奇得未
曾有有女如玉婉綴前章正與吉士遙對末章忽以五言體蕩
漾文勢而詞氣嚴正凜凜不可犯詩人之裁製變化極其奇妙
如此

何彼穠矣章

樵曰王室女子于歸之時有侈章服張勢分赫熠于道旁擾攘

于馳驅此便是器凌氣習驕傲風聲當時王女出嫁人民塞道
聚觀眾若不如帝女之所乘一時贊歎形容而設為相問相詰
之詞以致其驚訝之意言王姬下嫁當如何勢焰威赫而乃如
此簡淡欽飭和平直易非王姬之肅慎少閑柔嘉素積安能于
車服肅肅雍雍有如此哉味詩詞氣不是美車服之盛還是美
車服之簡

漁曰硬將肅雍指在車上此詩人着相而不着相之妙語法後
代作詩亦有知用此法者夫詩人不曾見王姬何以知其肅雍
只見車服都無挾貴氣象便決其敬以執道而和以宜家耳
漁曰王姬下嫁挾貴而驕者常也此不驕夫家全從肅雍來而
肅雍則文王之家法也後二章不徒贊族類之貴而稱是反復
咏嘆其不自覺為王姬所以欣感而流連三唱之不已也

騶虞章

漁曰此詩本美諸侯之能仁民以章文王之化之盛也然詩中
却不言民而言物此詩人之善立言也通詩都不要牽出仁民
字樣但言物阜而民安意在言中舉一葭以概草木之並秀
舉一祀以舉禽獸之繁殖只說葭茁祀盛而不言其所由茁盛
此詩人立言含蘊無窮之妙但以騶虞嘆美之不得言及諸侯
樽節愛養來渡下吁嗟亦不用過文轉語蓋即春田所見而歎
其仁之自然故直以騶虞之仁歎美之若云皆本仁恩及物便
落仁心後矣更推為仁民之餘恩益贊矣仁恩二字不說出為
妙更不要着我侯二字詩人口中不曾露此字面

樵曰各前兩句形容包含無限言外趣味深妙末句五言咨嗟
有餘情

漁曰召南之詩被化之下革薄從忠其詩若微有聲色香味之見然從容和平固盛世之音也

邶風

黃維章曰正風以閟雎為首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柏舟為首夫婦之變也閟門風化之原夫子謹之莊善善處變不愧閟雎鵲巢之化故居邶首

柏舟章

樵曰只首二句筦鎖全詩一彼字一亦字便淒斷千古通詩並未嘗有不得於夫字樣惟起二句是顯說見棄却又是託言餘皆反覆述己之憂而不又明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群小之見愠而又不言見愠之何由但自反而靜思許多拂逆難處只撫心自痛而已何曾有怨怒不平之意此詩中立言之妙也

漁曰起興只汎無依泊言下便見失所意斯時要說又說不出撇又撇不下此真隱憂也添一如字推開一步更為悲惋沉憂之人不知所憂何故但覺胸中有物耳故曰耿耿不言非酒能解只言微我無酒可以教游語意了而不了更深長有味無心教游只有憂鬱已耳

樵曰次章我心二句言人心莫不如鑿能如物我之獨為憂所繚亂而不可以若茹字只泛泛就不能揣摩物情變幻上說以起下自反意想兄弟亦託言耳不得于夫無往非拂逆之境故言達彼之怒無非形容其困厄無聊之狀通節要想托言心事非真不能茹亦非真想真怒總言中情淒楚無處可說苦而已漁曰三章是反覆求其致憂之故而不得意者心有缺失儀有差錯之故皆自過反而無過正自鑿自茹處不可轉言其貞固

有專一不移易意不可卷言其平正有坦直無詭隨意棟棟非
止儀容之美有舉止中規中矩意渾渾融融活看是自疑自揣非
矜夸有詡口氣

樵曰憂心因不得夫也愠于群小言夫不以我為妻則眾妾不
以我為嫡都由不得于夫來觀閔二句正愠于羣小處觀閔就
媒孽中傷說受侮就媒孽悖逆說既多不少有無數難堪處靜
思是把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對人前隱忍此憂正不敢向人
明言一思則無限怨苦根因一齊撮到心頭故但推心而辟標
靜言妙遣此難忍之橫而猶心和氣平無隳厲之言此莊姜之
賢過人處只思所以不得之故而絕無怨恨之詞何其溫柔而
敦厚耶

漁曰末章言其把人倫常道反轉了日月非真更迭而虧特以

己意假設言之言日不宜虧今亦有虧時嫡不宜卑而今亦或
卑此句要得胡字意是驚怪之詞如匪濟衣緊承心憂來乃形
容不得自如之狀註煩寃心煩而屈伸也憤既心皇惑而亂也
不能奮飛是憂之之極而故為一決絕之詞非義不可去而安
之倒置之橫既不可忍羈縻之位又無可推安得奮飛而身在
事外可以脫然無累也乎總是憂之深而為是激切之詞非寔
語也

陳卧子曰悄悄二章正是隱憂中苦情然中間說憂即是說不
得于夫說愠于羣小正是說棄於君子口中却不直言若一語
稍不含渾即是慙夫一語稍不自問即是揚己說此詩者當求
之言外也

推曰心憂夫婦之變故思善處之道憂就名分紊亂綱常倒置禍亂之原將必在此莊姜之憂豈止為一身哉憂不能已不能忘矣而曰曷維若有冀望其悔悟之意忠厚之至也

沈平齋曰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於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合作者婉約至意

漁曰言綠而女治宜其綠之為衣也締綌而過淒風宜其黃之為裳為裳也此人情之自然莊姜已體察到此了凡嬀妾易位無道以處此便愈爭致戾我亦有過矣故思古人以自勵焉善處只是委曲以全夫婦之道俾無訖者失意之人不求其好止求立身無故過之地以免於罪戾而已獲我心根無訖來謂我思如此自善以善人而古人先得我心之所期寔字綽有契合不虛意只一味自盡不管他淒風之變正是景行自勵處

黃太禪曰詩可以怨非一于怨亦非一于不怨蓋自有處怨之道我思古人處怨之道也

黃金城曰此總是求善處不必以為得善處斯言得之

何元士曰棄嬀寵妾人情亦有至以夫人之賢寔之幽微此則莊公皆惑處故註曰莊公惑於嬀妾且前後詩中並未言嬀妾之賢過於莊姜嬀妾之色美於莊姜然而寵妾棄嬀則公之惑昏人所不解以故居諸終風之詠不一而足云

菘燕章

推曰此詩但叙其離別之恨却不明言子戡國危之慘蓋此為何等事何等時莊姜固不忍言而州吁阻兵安忍亦有不敬明言者其曰泣如雨竹以泣勞我心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之苦吞吐言外仲氏數句只泛言其為人之賢而不及其他尤

為苦心先君一語微露其意然隱痛益深矣

漁曰每章首言燕燕兩字情極淒景極慘便影着己與媯相依復相背光景差池頓頓下上皆見勢相離而情不忍相離之況于歸謂一往而不返以大歸此歸端情苦姜情益悲子弑國亡之戚隱含言下不可顯露婦人迎送不出門此非常之別非常體所能拘別有劇情是以遠送凡瞻望涕泣中有無限悽愴非為後會無期也瞻望者相隨不能獨留何堪大有不能為情故但哀泣而痛甚也佇立有去者已去而不忍去送者欲回而不忍行有無限躊躇歧路情懷勞心者此時目斷行塵無淚可揮矣而無窮苦楚都在心頭却口說不出但抑鬱懷裡所謂賢勞我心也寔字最妙宜想

樵曰末章從別離中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當見愠群小時媯

能以恩相信寂寞深宮所相依賴者惟有此人遽爾睽離難于為情况其別也何為而別其歸也何為而歸情悞目眩心焉如寄秉心三句皆從事先君上見得塞淵溫惠淑慎隨字透發以見其賢忠誠無偽塞也遠慮沉潛淵也臧嘉自持何其淑也塞必自守何其慎也塞淵則非浮淺釀禍者比溫惠則非乖戾名歿者類淑慎則非輕躁取咎者派而今日何以丁此大變先君向是平日勸勉之言當時兢兢娶婦相依相卹之情乃欲姜氏成一古今完人正見他以恩相信塞淵淑慎的所在是媯以特己者勗我忠是勗我淑慎以無忘先君此其所為終溫且惠也夫先君之思夫人之自盟素矣戴媯之言如此所謂其真如蘭者乎夫亦何能不忍於臨歧之別耶

漁曰此詩中畫也其寫景幽以微其寫情拳以篤筆墨俱入天

際神鄉莊姜賢而文與太姒皆詩聖也

附考戴謚媯陳國之女衛桓公之生母陳桓公之庶女也州吁弑衛桓公并其二母逐之故莊姜歸齊戴媯歸陳

日月章

漁曰莊公之惑已昏迷極深無復回心開悟之時而莊姜猶殷殷致望其沉迷一醒四章各末二句俱屬望之詞如註解則怨矣非詩意也

樵曰通詩以胡能有定一句為詩人主意不定由心志回惑來呼日月而無所控告之詞照臨下土有以燭閨門之隱監人情之變乃如乏人言我以古道思古人不想天下乃有如是之人寔落任情自是逝不以古道相處此時莊公待夫人蓋無好眼相看而不我顧矣此皆回惑不定之故也使其定也寧終棄我

而不顧乎乃冀其將來有定之意非責其無定也但不知胡然時能然則意切而神恫矣是哀訴口氣故情詞凄斷不相連屬如此我字對上之人字我以古道自處處人人寧不以古道處我為自處耶一段忠厚至情形于言表殊覺氣和心平報字謂我以禮施彼有不以禮答者是以古處望之也

漁曰後二章首二句亦與上兩章不甚別格是象貽于天下情變無不畢照德音二字作活套看無良猶今人言德性不好聲名不好之類可忘言雖不定而我不可忘也何時能定而使我可忘耶忘猶今之言放心也畜我不卒根不得于夫來猶云住我不了俗言養我無結煞也此因見棄無可奈何而為是駕怒之詞非真以終養望父母也報我不述惟不定故也何時有定則報我必循禮豈復待我有如是不循理此正屬望之意非

絕意之詞

樵曰極忠厚極和平之詩溫柔莊敬溢于言表

終風章

樵曰狂蕩暴疾是惑心發出顛狂放蕩威暴厲疾等態皆於待夫人則然對嬖妾又否也然莊姜不忍斥言故託為暴風霾陰雷等以見狂縱無常迷惑閉錮而不可回也三歎終風有甚而益甚意願我則笑夫人賢而無罪莊公棄之其心亦有不安處相遇相見之頃不好意思只著假笑此笑不是欣喜好意不過戲謔教慢輕侮之狀莊姜明知假意又不好認真只得默自家感傷而已莫作敢怨不敢言之謂悼是傷其情意疎慢也

漁曰且霾則閉塞不通肯來是忽然事莫來是固然事反復無

常令人多少不堪來亦夫婦之常因其不來之中偶一來焉出于望外故曰惠然後即絕迹不來故繼曰莫往來也悠悠非止冀其來也憂其狂惑之何時已也

樵曰三章言狂惑之暫開後閉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不寐憂思之切睡不着也噫者感傷閉鬱欲噫不噫最為難忍憂之難堪甘心愁苦至于成病耳末章狂惑愈深在嗒嗒嗒中見出懷是思念之切猶云每一念及自不能舍根上狂惑來益狂惑一日而未已懷思亦一日而未已也各重末句非氣結而病即心結而不能忘搖是憂之之深故為之極其形容

何元士曰柏舟五章有憂而無怨有望而無絕慷慨之末反于和平傷悼之餘閑于禮義不幸值人倫之變而性情詞旨有先王之遺風焉所謂一國亂而一身未始不治者也夫子以之續

二南也宜哉

擊鼓章

樵曰此怨州吁之詩也身犯大逆眾叛親離民莫為用而州吁好兵喜戰踊躍于用兵夫伐鄭東門之役五日而還亦未嘗敗乃令之初下從軍之眾其詞之哀怨決絕如此者蓋以逆與師人心不服先無鬪志難忘其克敵全師而必有危亡之患矣此民痛恨州吁喜兵生覺輕用其眾故深以為憂耳

漁曰首二句正怨州吁之詞言其擊鼓督眾從軍而甚以戰鬪為快鼓行而前湧躍以進也不是軍士之眾湧躍也下二句方是從軍者自言其所為然國人之怨正以湧躍也我獨南行見他是勉強從軍

樵曰二章正說南行之苦大將呼其字輕之也指其為喜功樂戰之人平陳與宋有與國之助必起兵連禍結之憂是役也君迫之將促之殺民于必死之地故云不我以歸憂心有忡預以為危人各以身家為意不樂為州吁用故如此

漁曰三章見人心懈弛不以戰鬪為事上無節制下皆怠慢此行師必敗之形也詩人之憂正由此故三爻字是苟且居處任情自適意此見將不歸垣士不依伍孰有死綏之志折衝之思乎故憂危之極正從離次時過慮到室家不復再聚之情

樵曰末二章以死亡自必根上軍無鬪志來言及室家之不相守生死之不相保詞之切心之悲如此其怨州吁以求寵諸侯之故驅民于鋒鏑死亡之地民心解體猶好兵不息是以衛人卒殺州吁于濮也

凱風章

漁曰此七子痛自刻責引慝絕不忍一言指着母氏但言幼少而母勞鞠育少長而子無美材有子七人乃不能盡孝事之道而使母有勞苦之情皆無承歡之養而致母有厭惡之懷若莫落俱由子道有缺之過此七子之為情極苦為心極而為詞極婉也

樵曰此詩當思其立言之善而用意之微處母子之變難為挽回幾諫豈敢呼天怨慕只有深自引咎痛自切責所謂起敬起孝積誠感動而已此詩之言母者極孝言子者極不孝其母聞之能不閔乎此所謂千古善處變之孝子也

雄雉章

樵曰婦人思君子平日綽有慷慨從王激烈用世風采故悠悠之思幾欲臨風而寄以德行之規必被盡校求念頭以幾幾乎

臧則阻雖自貽之還能自脫之也不然功名之會風波之勢寔有以勞我心矣懷字是詩中綱領末章正是善懷處懷則多思也

漁曰首以適意坦途興起阻字自貽二字見生平雖是許國勤王之士今之我獨賢勞隔絕恩義是自貽之也然或不免為負氣於智攘臂功名之人則勞我心而悠我思故終以不伎不求望其臧也

樵曰二章聽音逸志興起勞字勞心根上伊阻舍下善身恐其遠行犯患而多為恤故云勞三章瞻字極切蓋觸目便想君子身上况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此思與日月往來而俱長舉頭便見日月不見君子此際千端萬緒齊上心來而不能自遣我思豈不悠悠不止思從投也道之二句正是思中想切迫切之

情曷能二字便含善處得全意

漁曰從勞思之極想出一條善全之計而又望同行君子之各知而各用此是閨婦之極情也言百爾者概眾而稱渾厚之詞也見眾君子皆所當知也蓋從役不止一人人各自善自然相得則同儕之間推賢讓能俱無傷戾矣夫忮心起于忿求心生于貪與物無競到處坦途減孰多焉何用二字謂處常變順逆無不善也此正因其不歸而冀其善處是思之切而無往不至之意

楊維節曰女郎詮理原是閨中變局若着解太玄則雄雉婦人便是柱下五千非復閨怨矣說詩者瀕淺淺寫之不得太講道學

小序云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興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 玩詩首章無靡監之義末章有憂生之嗟理或然也

貌有苦葉章

漁曰通詩皆旁引托喻微詞隱諷未嘗直指其人明言其失即其說正意處特陳古義而未嘗一及時事男女之際有難顯言譏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本詩刺淫之意止畧見於次章濟盈二句餘皆說正理而其失自見此詩人立言深至溫厚之旨也 燕曰貌有苦葉喻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禮義之防甚嚴也深則厲二句喻男女之際當度量禮義而行也兩則字甚活正量度處

漁曰二章首二句引起以為濡軌求牡之業非以此為常也濟盈喻淫者之縱欲此必越禮義了而日不濡軌雉鳴喻室女之

懷春此乃求迨吉之好逑而曰求其牡此淫者托邪說以自掩
非偶相從自不度禮義來故下章以古禮示之

樵曰先王婚姻之禮古今不可越也禮于納采奠雁蓋取生有
定偶有從一而終之義其納采請期以旭日蓋取光明不曖昧
男女皆正始之義此等六禮克謹之士方是配偏即歸妻之日
求之不暴節之以禮如此若急欲從人是涉者不須其友之濟
而漫從舟子之招矣奚可哉此節于迨字見不迫下節于須字
見不苟

漁曰承上言古禮之不苟如此古人之行驟禮又不驟如此所
以寧不從他人之招而甘須我友正是守深厲淺揭之常避濡
軌求牡之誦也只重我之不安赴不重人之不安招此末章言
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禮而無有不可也

張莊來曰全章以濟渡喻淫正是欲海愛河與濟俱沒必須禮
義隄防也故中間用一軌字極妙且曰厲曰揭正以禮義嚴厲
者以為坊表褰裳而就則越禮義之軌度矣故末以須友醒之

谷風章

樵曰此婦人之夫以新婚之故而棄其妻重色輕德同患難而
不同安樂不能死勉同心而但樂新婚至不我屑以則其夫之
好色不好德義薄而道非矣篇中凡言宴爾新婚者三蓋見棄
之故正在此不覺纓纓言之末以初婚取憐之事終之見其夫
之所重徒在色也夫色豈能常盛而不衰哉情景淒絕詞旨冷
絕新昏能不危動

漁曰首章以和興夫婦之道同心則和也死勉有各相忍耐勉
強共戒意怒則不同心非和道也豈所宜哉采葑菲者宜棄其

惡而取其美猶夫婦不可以色之衰而棄其德之善也故德音
攸善始終不改其初卽色衰亦可借老也同心同死雖云夫婦
所貴在和所重在德亦隱然見已無致絕于夫之端有可取于
夫之德也情詞極其婉致

蕉曰二章前四句言己厚而夫獨薄下四句言己苦而夫獨樂
行道遲遲此道就初出門時言薄字可恨傷心處正在此此見
己不忍絕意于夫而夫則絕意于己正是苦處本苦也以棄
婦形之則反苦矣言外見如我所遭乃真苦耳末二句形容新
昏之樂益見夫之忍為己之大苦所自來處不遠伊邇句是詩
人倒插句法

樵曰三章推言所以見棄者止為顏色之衰而不取其德也涇
渭喻色混混喻心色雖以有所形而衰心則不以盛衰而改此
婦人之所自信者卽前章所謂德音莫違處其如夫之宴新婚
而不屑我何毋述四句只是無聊自嘆之言非真戒新婚也要
認他戀戀不忘反顧念頭若絕意而是不能絕之甚也涇之濁
以合流形之而濁假令于沮觀之未始無清也色之衰以新婚
形之而衰假令色外求之未始無可稱也况且身所經理觸念
難忘自嘆自絕情事低回真不堪多讀也此其優柔忠厚非後
世怨詈所能彷彿也古詩云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
枕或有夢來時又詩云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有近
期君思倘中還二詩得此篇遺風

漁曰四章自道其前日相夫治家歷盡勤勞宜不可棄也興濟
水者不論淺深期于必濟治家者不計有無期于必成何有二
句縱見隨事難為莫不盡心以求其成便是不可作使有者不

至于亡者終至于有則太執滯救喪嗣嗣不過形容其急于救患不必是寔事蓋見于鄰里凶禍之事尚盡力救卹况君子家事無易無難更所馳勉以急疏而必任親益見婦德之莫違如之何其棄之

樵曰五章上四句言己有可取而不見取下言己無可棄而反見棄承上勤勞來念勤劬于貧苦之時而見棄于安樂之會人情尤不能堪故反覆追其始而言之以恩為讐以德為怨誰能忘情既阻我德者所謂以葑菲之根并棄其莖之美以涇之濁并棄其澁之清也賈用不隹言己有善而不見取與賈有物而賣不去一般昔育句貫到顛覆追念為家一段光景而因及今之見棄實有大難為情處毒字俱說作毒藥予謂泛作毒物亦可比為毒物若恐害彼而遂棄方安心也

漁曰末章首二句自陳其事以興送物可棄舊而取新夫婦不可圖新而厭舊夫能蓄旨御冬婦道之賢也宴新婚以御窮則夫行之薄也其御窮乃不能同心而且繼之以怒有洗者逞其暴戾之氣有漬者極其辭色之嚴此棄逐時意象詒肆非言平日之勤勞乃特棄時故委以不堪之勞令彼處之不能而後藉口棄之也詒之以肆新婚之相與婉孌樂友情不似此即昔來墜之時豈遠如此乎念之則不瀕論到德音上當時豈無如兒如弟情態追昔之厚諷今之薄有益難為情景况其詞婉絕悲絕

何元士曰余讀谷風之詩其比物連類如泣如訴有足悲者然迹其所自傷悼雖以鳴不平之感而畧無怨懟過甚之詞又庶幾可以悲矣嗟嗟君臣之際何獨不然彼逐臣遷客讀此寧無

攬涕哉

陳卧子曰唐人多有棄婦之作蓋亦君臣之故而託之夫婦之間者也則此詩之作亦未可遽以為是然矣

式微章

樵曰通詩樵是陳大義以勸君歸暗就圖興復一邊意更深長怨衛不怨意在言外重嘆式微甚其詞以激勸之也胡不歸是勸其君歸國以為興復之圖見得失援于人但有發憤于己耳切望其光復舊物意君字重社稷之重係于君恢復之計至于君為君正以為社稷也微君之故非歸怨于上正言其為君恢復之故耳不然宗社破滅正人臣視死如歸之日吾又何為而困辱于此中露見仰無所覆之意泥中見俯無所立之意亦是托言非寔然也當是時國已失歸將焉往其語意寔有抑鬱無

聊與其寄寓于此而不見救援不如歸去而圖謀自存也

陳卧子曰臣子中露泥中則君亦在陷辱之中可知但委靡畏敗之主多有甘受辱而不克自振者故其其言言此以激之耳

旄丘章

漁曰黎之臣子寓衛日久望救既切者恃有先王邱鄰與國救災之義也而衛人不憫其難失睦鄰之道矣詩人首望之次疑之三微諷之四直責之其五言委婉多諷亦有次第但責其臣固寓諷其君此詩人忠厚婉切之美也

樵曰首托時物之變為驚訝之詞駭已處衛之久正聳衛臣遷延之多何多日也見宗社覆亡君臣羈縻救卹之師刻不容緩而為日何多真有情極勢迫不勝望救聲口

漁曰二章逆衛臣不救之故二何其望之之詞也二必字乃設

為料度之詞俱本上何多日說來各各替他分解而衛之情亦至此窮矣與者設疑其求援于他國也以此者設疑其變生于本國也必字中含無與無以自當不違啟處不俟終日者而何必若此之多日哉知其不來而猶望其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樵曰三章是寫諷之詞上言葛此言裘時歷冬夏正以見其久也然曰蒙戎亦可想見窮途之苦既云客子衛矣何以復云東告意似設言衛臣責其不告故答我車東告為日已久而至于裘做矣但叔伯不肯與我同心耳靡所同者言我心既憂亡國又思望切鄰鄰亟欲救存此種心事都不在叔伯心上所以多日自處也須體諷切字蓋明言其心之不同患難則雖非直責之而已微指之矣

漁曰末章乃直責之詞瑣尾是形容失國君臣沒有威靈氣焰流離言君臣失其國家而漂散羈旅于他邦也此二句寫出車辱悽楚情狀顛連困苦如此聞者無不動心除非是塞了耳人乃能安然不救猶有激其來救意

耐序梳丘美黎有臣也其錄于衛何也曰刺也黎君臣在廷設鑿烈矣衛上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次不能監視以自強于政能無及乎終以載馳猶梳丘之志也是其應也

簡兮章

樵曰此賢者處世簡而處心不簡者也奇才居亂世誰足當其意者若斤斤于文法俗情之中動而見尤矣惟抗志放言脫畧于形迹之外而辱處于閑散之汙所以專志而全身也惟其簡則誇才譽能而人不忌惟其簡則玩世肆懷而時能容通詩只一簡見其賢也

漁曰簡訓簡易不恭極好以心無荆棘崖岸故得睥睨一世不止脫畧放曠也方將口中隱然若漫不為事事者曰方中曰在前見他肆然不顧如此所為輕世肆志也

蕉曰二章誇其才貌之美下矜其寵賚之渥俱從簡處發出自稱曰碩人又曰侯侯一口張大則非但言形體之魁梧也若言威儀襟度有大過人者而詞氣不拘如此說舞其本職忽又說御自誇其才之無所不能也此自其放曠發言以消其胸中之塊壘耳倘遇美人而出其如虎之力天下事一執輿之如組也尚安能簡簡萬舞耶

漁曰執籥秉翟凡舞皆用惟自譽其顏色允盛蓋技藝得逞自無愧怍故赫如然分明是豪舉俠氣有不為彼所局縮之意錫爵是勞工之常乃侈以為榮見玩侮一世之意言外見公不知

己為何人言錫之爵此爵豈即為碩人榮我碩人也知碩人者美人也碩人而伶人之但錫爵而已碩人至此呼為伶人可呼為御人可即呼為酒人亦可要見誇美意

蕉曰李不磷云一爵之餘目睨公而心許美人便不覺酒發衷腸逗露心事出來末遂興言其所思云誰二字絕妙抒寫自言自語心口自問正是旁若無人光景據其語意視目前無足當其意者故直遊神于西方也末二句正寫其思中駘宕欲往之緒非嘆其遠而不得見之謂有無限感慨冀望意

姜尚愚曰身局伶官寄思美人何等神遠見惟美人西不能揭予而俱西所以空萬舞于公庭之下以負此方中之日也若置我于西方奚復在萬舞之列此正其熱腸處

鍾伯敬曰此詩前三章自是一種素位之樂末一章自是一段

用世之思

顧麟士曰此章譽處正即其嘲處

漁曰末章首二句三言結白五言體格之自由如此

泉水章

樵曰詩因不得歸而作歸之不可合下已知而猶多方計議展轉猜疑雖至終篇尚有許多徘徊顧望不能釋然者摠之托以自寫其悲怨云爾非寔事也

陳卧子曰通詩都是意中語摠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因人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思而謀謀而害害而復思到底是有懷于衛神脉未嘗絕望

漁曰首章泉水亦得流淇分明謂人不如水也亦字有幾許感慨有懷者悵望故都有言歸之想變彼諸姬淑美而知禮義謀

字欲酌其情義之當思歸之人其指偏屬于歸謀欲謀其歸非謀其不歸也聊字有味明知其不可而詞若有疑者愁緒萬端無可奈何謀亦無濟而聊與之謀以遣其思耳

樵曰二章註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已自說出不可歸之意了句又有謀歸之問因懷思之切桑梓之念不能忽然或者萬一可以委曲遷就猶不至于有懷耿耿也正見其切于思歸處然此謀未必為告諸姬之言但姑行其詞若有欲決不決自猜自疑無處商量托之問諸姑伯姊耳出宿飲儀為女子有行故正遠父母兄弟之據也來嫁便隔絕了至親况今父母終而止有兄弟在耶此正其不安於心處已埋下害字

漁曰三章設言出宿五句皆虛擬之詞見歸衛如此之易難道便有甚害不瑕常解俱作得母口氣徐做弦謂瑕即瑕瑜之瑕

猶言亦不至于玷缺而有六害也以見謀意

樵曰末意亦虛擬之詞思肥臬者係心宗國即一故土山川亦不能不慨想耳不說出人而思父母意隱然言表永歎正靡日不思之故出遊是歸寧寓言註安得舊作絕望之詞非是蓋于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冀望之詞有不知何日出遊其地以慰我靡日不思之憂也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不得歸衛女終不忍說破

漁曰此衛女發乎情止乎禮義女德足以風矣汶水之行寧不愧死地下哉

北門章

樵曰此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通詩只莫知我艱一句足以盡之亂世暗君臣子所諱言故借北門興歎正意不可說出王事

政事之並集見得忠勤不見知于見王注交謫交推之並至見得廉潔不見知于妻子詩人非厭貧窶而求重祿者也只是憂君不知人而用賢無道耳

漁曰北門陽光所不到猶君恩所不及也不可比出世亂君暗來殷憂就遭逢不偶鬱鬱不樂終者無計可免之詞貧甚于窶故下一且字莫知我艱暗指君上不加優卹意見此等艱難我自受之我自知之誰復終知之者已焉哉言不見知于人亦無望於人矣天寔為之言天之寔我于北門也天之終我于貧窶也天之艱我如此也我其謂之何天字正影君言末句恬然自安之詞

樵曰後二章王事政事想皆非常職所當任者此由世亂君暗之故適我謂事事歸到他身上敦我有不復顧恤意堦蓋堦遺

無非輻輳叢集之也此是艱于外盡人而求曰交每事而論曰
偏謫者責其貧權則拂亂其所為矣此是艱于內已焉哉搃承
三我字見北風同去朝無共事故我獨賢勞也宦人無以自安
只是不安貧耳外有賢大夫而內無同心之婦北門所以為憂
困也然于毋益王事見其忠于貧窶宦家見其廉
何元士曰北門之嘆貧非賢者不安于過也朝廷失勸士之道
而手足之誼衰聖人錄此于北風之前豈無意哉
漁曰此詩人託為賢者之詞則後二章不必作定事只形容其
困于過以刺衛君有賢臣而不知尊用以及于亡也

北風章

推曰當時刑政酷慘法度凌夷所用皆奸邪凶人國事日非亂
形已見賢者不樂仕于其頭而相邀去亂雖明哲保身之智厥

有同人然非國家之幸矣蓋因當時朝政大亂之日所見無非
不好氣象便見危亂將至不必說破

漁曰北風雨雪非當時定事特借來形容愁慘氣象蓋太陽衰
微郡陰蒙蔽則風雪之說也是為亂象狐媚盈朝雌雄莫辨則
則狐烏之說也此為亂源搃曲摹一亟字情景見去不可不逆
末句見亂迫已甚而去尚可待乎

推曰末章亦是借狐烏以見其危亂之兆非當時真有此事也
天下之可憎怪者無甚于狐烏蓋即狐烏之不祥以比所見之
物皆如狐烏之不祥是即狐烏之充斥于國也非謂所見者即
狐烏也

漁曰莫赤二句是言小人在朝狐媚盡惑奸凶虐害詩人不敢
指斥其人而但寫言其為亂之階如此

楊維節曰朝多黃緣狐媚之奸國有雌雄莫辨之類其視祥麟
威鳳翮羽高岡者大相徑庭矣此國之所以將傾也

靜女章

樵曰上失教化之道禮義之守不明閨闈之分不嚴以至男女
相悅越禮相從無所忌憚詩人刺之而寫其迷惑之醜如此
陳淡夫曰首曰靜女愛而不知其惡也管不足美美不足異而
曰有燁且異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捲寫溺愛鍾情無所不
至之致

小序曰刺時也宣公無道夫人無德當時皆為淫佚之行故曰
刺時其本則上所化也

樵曰女靜而淫風俗誘之也

漁曰聖人何存此詩也天下情之所發無所不至此詩之言情

已曲折而備其至若不閑之以禮則流蕩益無所顧如後宣公
之同于禽獸也聖人之存此刺以為後世戒也

新臺章

漁曰所得非所求詩刺宣公而更醜齊女也使齊女而貞烈豈
為所要哉言齊女之失配亦自取之也宣公之瀆倫是無人道
也豈得有人形哉蘧籛威施非必有此疾只國人惡之之甚而
以惡疾狀其醜戾耳一不能俯一不能仰俯仰皆愧何以容于
天地之間也新臺言舊無此臺滅禮瀆倫自宣公始也河水之
盛不能洗其臭也未章似比宣公為禽獸之類則詩人之惡惡
可謂嚴矣

顧麟士曰按說通謂或疑詩詞温厚新臺罵詈太甚嚴氏遂以
為齊人之詞愚謂不然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上烝夷姜

下辱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然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
言宣公之瀆倫固亦不失為溫厚也

二子乘舟章

樵曰通詩頌知其不忍明言設為憂疑之詞願言思子是詩人
極悲切處隱見其一尊父命一盡天倫人心無不思慕他故首
章思其去而憂之二章思其不歸而疑之設為憂疑字字可憐
曰其影便見形影獨吊踪跡不可憑曰其逝便見一去不復還
即形影亦不可復覩矣故緊承以有害若曰前有賊而不知後
有讒而不覺竊為二子危之矣

陳卧子曰汎汎其影見他信心而往形影不違自憐汎汎其逝
見他一往不還利害不違自計非為君諱過蓋傷悲之極不忍
明言其死也

總斷

大全劉安成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
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
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隣之義簡兮則無
尊賢之禮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
風之首與嗚呼渡野河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鄘風

共姜守義貞靜之遺風衛文徙居中興之賢主也大夫之求賢
中興之賢臣也牆茨鷄奔刺而宮壺亂相鼠歌而禮讓衰以至
士大夫妻有桑中庶人妻有蝮螭而風俗人倫敗壞甚矣惟載
馳一壽女雖出于宣姜禮猶循夫先王閨門風化之原莊姜盡
道無怨心共姜守貞無二志故兩柏舟各為邶鄘首

柏舟章

漁曰與只見各有所在處柏舟只在河我心只在兩髦也借兩髦以言共伯為我儀特此心已許百年不易說至死靡他其誓堅矣亦示後日非我慮也天只就恩深固極說見母為我天何不信我靡他之心乎作驚訝之詞不可說壞其母言不諒正欲其諒也慝邪也守義婦人之正道反是則邪也言一念邪思亦並言死靡發可見心之貞固矣

馮爾賡曰此詩見此心惟天可表惟天諒我之矢即母猶未知也只求天知知有夫不知有母矣知有天不知有人矣

樵曰觀此共姜猶在室也父母愛之以私情而慮其終故有奪志之欲然未達于義矣故不若共姜之悉乎剛常名教為千古貞節之賢女子也

牆有茨章

漁曰通是婉言譏刺宣姜之惡謂其母子夫婦之間乃天地間不敢褻言不忍為言之事其寔不言之言乃所以深言之也說詩不可明露上烝下淫本事以失詩人不言之旨

樵曰不可道詳讀者乃無所施其惡惡之詞正惡之之深也醜有含羞意長有難盡意辱有污口意

按宣姜伋之妻也一失身于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于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其由平日節義虧缺于前是以無所顧惜于後甘以其身處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噫豈獨宣姜哉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情志之詞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喬劉二妃與宋徽之諸謠傳諸方士皆深宮無人之密語無不暴白于天下後

世卒為千古笑罵不亦可畏哉

君子偕老章

漁曰此詩搃刺宣姜之淫惡有忝于君夫人也君子偕老句乃一篇公案只子之不淑句明刺餘俱婉諷隱愧之詞意謂能偕老之夫人則服飾容貌皆可敬而可美若不淑之子則雖有盛服美容不過為妖淫都冶為人倫之怪傾城之孽而已

樵曰章首偕老字是詩人史筆偕老者從一而終之人也此箇人服禮服加佩玉身有淑德心無愧怍自覺雍容自得而與輕佻者妖冶者大異而其安重寬大真不啻山河之美度焉有象服不宜為人指摘者哉不淑暗指不偕老云如之何言服皆不衷雖盛何與哉後即接以徒有服容云

漁曰以君夫人而指為子為其分明是輕賤之之詞玼兮二句

美其服鬢髮二句美其容玉瑱二句又美其服飾揚且句又美其笑貌眉以高長為美即古稱春山橫黛之意胡然是驚世之詞天帝非寔語以此盛美服飾粒成艷美容貌天下所罕有人類所奇見訝為天上鬼物不足之意含在言外

黃維章曰極言容服之美中含冶容誨淫之意

樵曰玼兮四句是衣飾之美子之二句容貌之美也大凡婦人淫情俏質多在眉目之間見之故上揚且之暫與此清揚之顏反覆稱之揚為眉上廣頰為額豐滿邦之媛者稱其有傾國之色正譏其無母一國之德也言外會之

陳卧子曰要知自鬢髮如雲與蒙彼縹緗以下正其服飾之芬麗容貌之輕佻大異于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處一則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也以恠異之一則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以賤

褻之所謂子之不淑也

漁曰首刺其不偕老淫亂無恥非匹偶而相從所為極服飾之美盛徒以恣其粧點冶容艷態敗倫失類胡然而天帝象諷他是箇妖精邦之媛也象諷他是箇表子

何元士曰此詩之刺明刺也褻嫚輕忽之意見于言表

小序云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小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章

樵曰世族在位禮義之觀型乃不能脩身齊家而倡為相竊妻妾之淫風羣焉敗度縱欲覩不愧恥國俗之亂一至於此聖人存此以垂戒有國之君不可不以禮樂治天下也

漁曰托采物以奔淫其所思在邀竊也要之有不勝邂逅之情

送之有不勝纏繞之意稱貴族美女見士大夫之人身行姦淫士大夫之妻女亦共相淫奔詩正誇其為貴室名姝得相歡會也在位世族而為此民間不可言矣孟姜孟又孟庸作寔事非借言也

五六句皆五言末句俱七言

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章

樵曰人之行同于禽獸則不如物之居有常匹者矣宣姜與頑其惡不勝惡矣詩人托為惠公之言者刺惠公也惠公初與宣姜翹伋以死其兩兄是不知其父母之為天下大惡而黨之也繼以左右公子怨其讒殺及伋作亂而立黔牟惠公奔齊後以

諸侯之納黜卒奔周惠公怨周卒與燕伐周是惠公上不知有天子也此惡母而伐天王天下之罪人也頑烝宣姜至生子生女此母如禽而兄如獸也乃恬不知恥覲然民上故國人惡之為詞以刺曰無良之人而以為兄我亦無良中人也無良之人而以為君我亦無良之人也兄母如禽獸而我與之安是亦禽獸也此詩人微刺之意說者謂以為兄責其為弟不能逐以為君責其為子不能閑恐非其時之所及

定之方中章

漁曰此美文公深立國之規模用心精誠綜理周密有恢闢大度之圖自得安民阜物之功詩人但畧舉其大概閑闕述之說者不得瑣瑣逐字索解深求曲說失作詩者統指偶及神味
樵曰首章先叙慎于營建樹植帶言之草昧之初都邑不定民

心易搖然必是定中者順天時惜民力也必揆日者審地勢辨方位也二作字有奮然報立之意樹之三句只偶及樹木之計皆資國用而無玩侈之情不要禮樂等字樣泛泛乃是詩景
漁曰俟定星不棘欲也度日景正方面也飾種樹備國用也致詳慎之意為永久之圖新造之時規模不苟如此塞淵之心見端于此矣

漁曰二章言相土度地之事望楚與堂覽一國之形勢景山與京正一國之方面見不厭勤慎之意國以農桑為本觀桑察土宜也宜桑必宜必田此民與國之所賴也允臧者天人共叶安民阜物可信于後矣

樵曰末章即其不緩民事處見其秉心塞淵春雨及時即為靈見星而往見其誠心為民也即其勸課農桑一段為民是心是

事何等誠信何等深遠非其操心之塞淵哉雖然秉心而直于
人為然政未見其塞淵也馬政脩而牧蕃息駉牝三千政其秉
心之塞淵也硬以駉牝三千為秉心塞淵此詩人用字用句之
神妙法不得以說書之理泥之即魯頌之思無疆斯馬斯臧等
一般語法

陳卧子曰分明是說文公如此操心所以能光復舊物而却于
收處輕輕點出此詩旨所以為妙

附考証春秋文公之在衛也忘齊桓之德而假其喪于鄭棄同
姓之親而滅其國楚子伐宋而不能應天王居鄭而不能救毋
乃塞淵之心秉之弗終與

蝦蟆章

漁曰文公懲國喪于淫亂之日立國之後亟與更新詩人服其

禮義之政教故能明于正道而以天命之性率于淫風流行之
後所以見人之猶有淫奔者直陳大禮正道以恥愧之欲其止
淫亂而閤禮義也乃于無信之女賤之惡之而不齒之者無不
欲易其所懷以無詒父母兄弟之羞耳

蘇曰天地不正之氣人且惡之况男女不正之合則國人皆惡
之矣莫敢指非畏之乃醜而鄙之也見淫行為人棄崇朝其雨
見邪惡勢不久重言父母兄弟見受戒命而行乃為婚姻正始
之大禮背于父母兄弟則為失信之行矣此二句正覺之以正
禮而閤其私情之意正與懷婚姻相照首章暮虹也次章朝虹
也所謂朝朝暮暮陽臺雨也

漁曰三章探其淫欲之意而深睡賤之也婦人從一而終所謂
信也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亂乃天理之正也守己之貞信即

天命之本道禮曰命以防欲故說到不知命

顧麟士曰結處忽作道學語奇甚愚謂淫奔之人人欲勝而天
理悖禍福皆所不顧詩人但以正理淡淡說他所謂冷笑微刺
也

黃幼玄曰兩女子有行是覺之以大禮而動之以至性有過欲
存禮意淫奔之人豈無良心以其情欲之感心勝耳故特以此
喚醒之然泉水竹竿能以此自裁便為賢女但彼是不可犯義
而歸此是不可犯義而行耳

序曰蝦蟆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敢
也

相鼠章

樵曰只是反覆譏刺甚言人不如物之意凡獸皆有皮齒體獨

言鼠者舉其卑污極可賤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詩蓋欲使人
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之意

朱豐城曰相鼠云者言曷不相之鼠乎無儀無禮何處着我相
乎以死為言謂其穢生于天地之間此猶夫子之責原壤也

陳卧子曰此詩作于文公復國之後正人心惕厲之日懲戒之
意多譏刺之意少故其言切直如此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
化無禮儀也

于旌章

漁曰大夫能禮下求賢此中興之賢臣也而文公當時能用賢
臣以圖治所以能成中興之業者有其本矣詩人贊美大夫之
賢而文公之賢亦于此見矣夫下賢之典曠闕已久一時創見

在詩人亦出其不意故慶幸無已之情言之不足又重言之不獨為賢士慶遣逢深為國家幸明盛也

樵曰大夫求賢之美不在儀容之盛越見加益之情只在程駕造廬見其誠心請求之摯當時賢者在後而眾見大夫之車馬在郊在都在城何等殷勤何等禮貌屈己下賢不獨新造窬見見亦舊邦罕聞之典就見草廬此是何等風采相見恨晚此其時也姝子固有嘉謀雄略足佐中興詩人蓋欲其畢展鴻猷以成一時相得益章之美何以字雖旁觀暗擬默揣之詞寔從喜幸中摹想讚嘆矜誦不盡之情四五六依註只作盛不必泥亦不必穿鑿附會

陳淡夫曰讀是詩知國運開泰不特其君勤政其臣亦知下士賢人君子眉宇一新

載馳章

樵曰全詩皆意中之事旋為托言只為歸唁之心為義所阻裝出許多光景以寫其一片熱腸歸唁二字是此詩綱領其中思字憂字懷字俱根歸唁來不嘉不減有尤俱根不可歸唁來其結脉處只有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也于末句露出心事

漁曰首章托言歸唁大指在控大邦以圖興復但未說明載馳載驅者言其急于行也人情惟急欲到每覺其緩故曰悠悠亦偏見得路長意言至于漕此預擬之詞非已至也大夫跋涉料想其然看他摹寫點點簡急遽情狀悠悠言至與跋涉俱是意中摹出虛景看註中必將二字乃夫人逆意而慶就見得夫人原自知其義之不可歸了

樵曰二章設言大夫既至而沮之之意叙其行之有所制而情

不得已兩段疊疊言來以見思之迫切也不遠不闕便有中藏抑鬱人莫已知意

漁曰三章設言見沮之際情事言此時歸唁不得却便轉來又不忍無可奈何偶見阿丘則涉之偶見有蟲則采之不過欲溷不遠不闕之思為消遣無聊之心事耳時說謂登高以舒憂采蟲以療鬱結大執泥了善懷猶言會愁也言積有許多憂思然亦各有箇道理蓋一遭變故百慮叢生此女子之常故概言之而歸唁亦在其中然宗國滅亡理亦當唁當救故曰有道尤之即不嘉臧意梅謂少未經歷無識見狂謂執物自是不近人情與有行相反此實許國眾人不諱己情之迫切無非是裝點出來通莫作是看

推曰本章亦設言歸途情思而點綴景况却都是無聊意味所行者許之野所見者許之麥而其中感念不勝故國丘墟委諸草莽一段先景控于大邦二句言必藉大國乃能興復不知因誰人以得至于大邦控訴也因字有倚藉依託意夫衛國且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哉是夫人無聊之極想故思計出于此耳前眾稱且狂是埋怨詞此無我有尤是哀訴詞百爾所思雖是多方慰解代唁代控終不若我自往唁之得以盡其心之為愈也我所之有非只一歸唁便了却心事之者之其所因也之其所極也借所之以圖興復也其後卒賴齊桓公以國楚丘夫人固已早見之矣

潘金城曰此詩望人救衛之心迫于歸唁控于大邦亟圖興復夫人寔有雄略豈識衛後卒如其所謀之言然詩中凡言驅馬登丘行野皆非寔事憂大夫之來怨大夫之阻俱非寔情不過

曲寫其煩懣難堪皇廷無聊之意耳

黃太樞曰許穆夫人蓋欲赴愬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為辭
耳夫救難之師本非女子之事而許為婚姻之國宜急告大邦
以卹鄰國之難不當坐視其亡夫人之目許人為稱且狂者譏
其不控大邦以救衛也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始信夫人
之所思有道也

漁曰此詩傳情之妙布景之真真是一幅神畫詩中聖技也女
賢而文古今不可多得

衛風

康叔之緒至數傳後幸有武公修德以稱睿聖猶有先公遺風
有考槃之賢而不知用有碩人之德而不能尊是以有芄蘭之
敗氓蚩之棄至有狐而民失所矣若竹竿河廣猶有莊姜之遺

德也伯兮之勤王木瓜之報德人心猶未盡泯古風尚可追振
是在有國者之修身尊賢以保邦也故以淇澳為衛風首

淇澳章

推曰武公有悔過之詩有抑戒之詩所謂或勉強而行之賢君
也語曰髦而好學其初壯非即優入聖域之詣詩人美其有覺
德行不過大段贊之未嘗有進益尊嚴成就等名目字樣通詩
是借來形容空語不可即認作臬事大凡頌美之言不無諛飾
後之說詩書者更從而精微說之至有失其本然者矣如此詩
先正及時賢將武公說得如學而不厭從容中道周旋中禮之
聖不幾與文武堯舜無差等哉此論古人者之宜有分寸也若
此詩但當想詩人大概形容歎美之致不可瑣瑣代為分頭別
緒至失詩家活潑無迹象之風味也况此三章只是借興贊嘆

原無淺深也

漁曰此詩首章切不可將大學論語之說來解如朱註則經即是傳夫子何取子貢曾子之善言詩哉故學問自修理欲精密等字此等一箇也用不着洪園之竹本自可愛故取為好君子之興武公勤學故美其文所以稱有斐如切大段言其有裁斷如磋大段言其能精細如琢大段言其有探索如磨大段言其能融徹瑟僖間言其正大莊嚴赫喧言其光明顯著都在行己治事上旁觀摩寫形容其如此不可護只就有匪可敬可慕故景仰弗替不可說民不能忘

樵曰二章即詩所謂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意詩人口中不曾說德說稱註中尊嚴字亦是朱子蛇足充耳二句只言其服飾皆衷斯可為美瑟僖等重咏之見其正大光明洵有覺德行之君

子也

補字訓禮緯曰梳垂目纒塞耳示不視非禮不聽讒言

漁曰三章形容其氣質之美凡持身接物有堅剛處如金如錫有溫粹處如圭如璧而後優游自如無狹小規模安閑自得無急迫氣象蓋凌傲之風消而和易之色見有嚴謹而不為虛不亦動容貌而無暴慢哉通三章只如此渾渾活活說方合詩人流連歌詠包含無盡之味

樵曰凡竹皆猗猗青青如簣籟舊相承難以獨指則不必其始美盛中剛茂後成就也諫武公者何曾有此志哉鍾伯敬先生曰詩活物也須活說之吾欲渾渾說此詩者一以存武公地位一以留不盡之旨為曾子子貢引傳之本若照常說盡何煩曾

子疏解

考槃章

漁曰此碩人與簡兮之碩人異簡兮碩人猶有用世心考槃碩人只有避世心人各有志不以此分優劣也詩人善于觀人從賢者幽獨中察驗遠將他心事描寫出來無一事不達無一言不香人無戚戚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在澗亦樂在阿亦樂在陸亦樂過境無塵緣之局處處見天地之寬所為碩人也當時其地面山夾水其上其高平之陸其旁有幽曲之阿而中有流水碩人築室其間有碩人在便非荒涼寂寞之鄉矣寬者廣大自在適者坦易自適軸者盤桓自得皆境由心生也獨寤寤言無酬對也獨寤寤歌無應和也獨寤寤宿並無驚其夢者矣弗諶念茲在茲顛沛弗違弗過一丘一壑足了平生無復他願弗告非但不以告亦自形容不出所謂妙處說不得也夫弗諶真

也弗過足也弗告避世無悶也

陳卧子曰永矢弗諶政是寬之神永矢弗過政是適之神永矢弗告政是軸之神

樵曰寫出幽人自得趣味不啻碩人自言賦詞淡遠處身高尚絕無憤時激俗憂傷禍亂之意詩人碩人可謂一時之知己千載之大賢矣

碩人章

漁曰詩人美莊姜之賢不忝國母此國君國人之幸也而詩中並不明言其德之當親當愛但盛道其族類顏色等之備極麗美有不知莊公何故相棄之意諷刺微旨極婉極深

陳卧子曰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笑容貌所不重也推而至于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抑末矣又推至

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饒殖以及滕從之姣好抑更未矣詩人備舉而言之者蓋欲指莊公之昏惑而不忍明言故備述人情之易曉者以通之謂人雖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雖極鋪張贊美之詞言外有咨嗟疑怪之意謂即此以論莊姜已無可棄况其美又不止此乎

樵曰碩人是通詩之案首言碩人其碩見偉然有國母之喪衣錦駸衣見不尚華靡隱然非治容之比惟其深自韜晦無取憐之容而有幽貞之德見棄之故已在此齊侯之子見禮聘以為嫡衛侯之妻見親迎以主內重父貴上而妻固敵體之夫人也惟其為齊侯子則與世子共母者也故言東宮之妹所生貴也惟其為齊侯子則姊妹皆貴故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第不知邢侯譚公之情視衛侯何如則衛侯亦可以相觀矣

漁曰二章俱是形容其容貌之美前五句猶狀其形體之妙末二句則并其性情生動處盡寫出矣白句發他容貌無一不美勿論婉孌之年光華相得即今憔悴之日銷落自甘不待粧飾尚自天然美麗乃使美麗委于中流芳顏謝于淒風亦獨何哉樵曰三章來嫁事帶起重在人情歡喜上說于農郊親迎而來衣夫人之衣乘夫人之車馬肅然用嫡夫人之正禮以入君之朝也朱憤擬人君之貴翟裼蓋小君之儀來嫁之時毫不輕褻大夫二句形容國人欣幸樂以為母也相親是夙退意中事不可口中露出言外彼時無使君勞今君果以政事勞乎抑諸大夫之不夙退乎而何敖敖之碩人竟與君睽隔也

漁曰末章先言齊地廣饒者言此夫人父母之邦洋洋大國之風非僻陋蕞爾凋耗者比土地富庶自然有士女美秀故末以

庶姜庶士承之士民攸好則禮儀盛備矣言雙學有竭則不特為盈門之爛而見之者皆知滕臣如此其美則碩人之美又何如也

吳淡人曰莊姜之德行文章尤為可美而此詩不及者蓋就世俗所易見以為只論此等已不可棄而况其他乎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詩人有許多深意

陳臥子曰莊姜姜而無子美者美其德也此詩却不言德者何蓋以好德之事不敢望之莊公但舉世俗所共艷者特深訝之以甚莊公之昏

序云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偕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氓之章

樵曰女謹于初則無悔于終苟一失身失寵見棄理所不免雖後來盡情追悔卒無可及此詩始終成一悔局亦終始抱一恨心扼腕亦徒然此為女子百年戒亦為士人千秋鑒

漁曰章首問口說箇氓之蚩蚩悔恨之意已自可掬夫誘女之人計巧百般豈是蚩蚩無知之流蓋以俊俏假裝呆相以瞞眾目婦人于棄後斥其奸狀云爾觀其托質絲以謀奔詐情畢露初相會即送之期之愆動禮亡是婦人極意鍾情處即是婦人失節抱恨處既恐其志之不堅又慮其來之不果且推且戀情緒宛然其迷如此不暇思其反矣既曰私奔又焉用媒註所謂責所無以難其事謔之也即秋以為期亦謹之之詞故時蓋兩不能久待矣

樵曰二章敘其相奔情事兩情相愛極濃望不得期到早早升

垣相望稍失望便泣一遂約便笑且泣且笑有惟恐或失之意
宛然當日情態卜筮是審問之意三番四復不肯輕去見始之
謀非不慎奈之何有今日哉悔恨之端正在此意言今日之棄
當時還有咎恐告之則事不諧故隱瞞不以告耳此恨情顯然
漁曰三章敘己色盛之時縱欲不思反而今悔之深言未落則
必有落時何不慮其後乎故遂以欲不可縱為嗟鳩食甚多則
醉女耽士則醜兩吁嗟字寫出事後追悔之情無限自痛自恨
耽字便是反字之根猶可說是極形容女耽之不可耳

張九成曰婦人到狼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
烈女貞婦只爭事後

樵曰四章敘己色衰被棄自怨之甚桑落二句只比色衰勿入
見棄意食貧有甘淡薄而無悔意三歲言己在夫家食貧之歲

月非三歲即見棄也乘車渡河有無限感傷昔何等逞風光今
何等殺風景早知有今日即卜筮雖吉吾其肯以車來賄遷乎
不爽是約誓不變情愛無乖二行則背前約棄舊好無專一之
心也二行句是通篇之主末以士女相形悔恨之深在此

漁曰五章極言抑鬱無聊之情而答將誰諉意三歲為婦是言
到他家裡三歲值其貧苦而已盡心竭力不以家務為勞早夜
勤劬至忘昏旦此見己有佐家之功言既遂矣即谷風既生既
育之說言字泛指不作約誓之言以用極之人特淫奔之婦勤
勞困苦則相依生理甫遂即相棄比其常也又何論始時謀約
之言哉兄弟二句只是歸途自念羞見兄弟之詞私奔見棄之
故意在不在方是詩味靜言二句承兄弟來言兄弟之笑亦宜
笑也我安敢咎他當初迷溺未及思量到此今日思悔無及只

自傷悼而已怨恨何無極也

樵曰六章自悔始不謀終而事無可奈何矣婦人色衰則為老約偕而中見棄能不怨哉不可如時說未老棄之使至老相怨淇有岸舟行者及岸則思反隰有泮步及行者及泮則思反以跌起下不思其反反謂反其信誓也上言凡事俱有到頭處何我終窮而不思此悔己之不早思慮也寧謂情意歡樂晏晏謂言語和媚不思其反謂只思偕老何曾想到今日之反其信誓也亦已焉哉雖自安之詞正怨之切無可奈何其悔恨深矣陳卧子曰此詩被晦翁淫婦為人所棄一句罵倒幾成千古疑獄不知此婦求良媒稽卜筮何有禮也至讀其詩曰無與士耽女也不爽又曰不思其反反是不思與谷風柏舟情詞相類獨是蚩蚩之氓始圖其婉孌并利其歸資強為言笑假設信誓至

于爾悼爾思淇水亦笑人也是淫在士不在婦故曰士貳其行婦之悔深矣

詹簾子曰文人守己如女子守貞班固才矣一失身於竇憲取譏士林楊子雲才矣一失身于王莽不齒有道蔡中郎才矣一失身于董卓汙于青史荀彧殺身于曹操龜山雅轂于蔡京皆不能慎其所從也况柔脆閨闈之中梯稍不自檢必為所攬安能如初之少女迷惘而終寵眷耶曉曉悔恨奚益也士君子當于氓之詩三致省焉

序曰刺時也詩故云抱布買絲知鄙夫也子無良媒知未嫁也里女失教不有其躬故曰刺時也

竹竿章

漁曰因義不可致而托言之通詩皆意中事前後不可着一實

象都是寫景之言而情寓其中却不可露情字然為義所制亦非詩人口中語

樵曰心有所思而懸空幻想箇竹竿釣淇事來又托以遠不可致此詩情之妙其言思何等深切要知託為之言非是事或說婦人無鏡外之行豈有竹竿釣淇之事只是懸想宗國之人或有以簾簾之竹竿垂綸于淇云此則作是事看于詩情反無深味當如卷耳詩一般

漁曰二章嘆水猶左右于衛若不忍離然而女子以遠父母兄弟之故遂欲親其親而不得親焉得不視水而增悲哉此為義所制意在言外

樵曰三章復懷二水之在形容故國之風景依然不改而羈迹他懷邦者相親無視矣巧笑二句乃虛摹其光景若身履其境

戲笑自如之况自恨不得遂意在言外夫本為思念父母有阻而愁嘆此却忽然說到遊戲行樂上此詩人神妙之筆所為寫我憂也莫作懸想淇上遊女風景此則淺而無味矣

漁曰末章虛寫一段得遊故國光景宛然身在其地父母兄弟得親巧笑佩玉之樂慰而我心寫矣此駕言與上巧笑各二句皆思中之境意中之言如親履其事者詩之神景也若加安得二句便失詩旨

黃石齋曰此想象笑語出遊其間光景想像中便是自恨其不得意

附傳宋桓姬之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光蘭章

樵曰此詩非為童子作也吾夫子于童子只有教道無刺道若

照常說則斥言其惡失詩人溫厚之風說詩者不可以辭害意
玩此辭意亦是借托之言不可疑童子佩觿佩鞶為寔事也選
類活看

漁曰此詩人有富國愛君之忠而為托諷之詞隱言君之才質
柔弱不能自強于政治恣肆自是以天下事為兒戲故借童子
之嬉戲雜佩為玩弄國事之况芄蘭弱草雖蔓無施人君闇弱
玩忽則敗童子字是借來作影子非即指為童子有如此者童
子佩觿言其戲也則非真能為解紛理亂而佩也即言佩觿佩
鞶之寔可責其能哉為國而無雄才弘畧為人所推選而但如
孩童之頑戲為事則縱自容與恣放莊厲衣帶徒可危懼而已
悖字就怖畏說雖則佩觿謂其不能理煩治劇雖則佩鞶謂其
不能智勇禦亂冀其勵精求治治亂持危庶為列國所推知而

能為諸侯之冠故曰能不我知能不我甲也

小序云刺惠公驕而無禮也詩故云刺其縱母之欲無制彊解
難之才也

河廣章

樵曰通詩只極言適宋之易而所以不往者不欲明言含意在
各章兩誰謂字內含情不語淒涼悲惋千古如見寥寥數言極
盡風人之致

劉胤平曰此詩不說歸不得却說歸將不說歸難却說歸易然
有深情

小序云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
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何元士曰夫人之出必有緣故然不可考矣愚謂夫人知禮守義其賢如此則其出也必非夫人之罪或亦宋桓之過與按襄公為世子時請于桓公立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不曰欲見母而託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不幸處父母之變者可以觀矣。公既立後不聞愛母則讓任之情虛矣詩載河廣著襄公不善處母子之變生不能盡孝故動夫人之思如此

伯兮章

漁曰詩為思伯而作故章章不脫伯字夫伯願以身殉王我願以心殉伯故思之而至疾首痛心寔知所恤篇中為王前驅白是詩婦微旨言邦之桀而不從王誰從王者夫伯兮之婦猶知有王周德之未衰也

樵曰章首桀字見負才邁眾豈甘邱園終老伯之所以久離身之所以無主者由此也執及二句亦婦人想見其必如此見還歸正未有期也

樵曰二章言伯去身無主憂思從集飛蓬見身不暇愛丈夫為知己者死女子為悅己者容各有適也誰適為容詩所為敬莊臨鏡懶也

樵曰三章言其兩而日出天道難必則人事亦難料也思苦必致首疾首疾亦所甘心者蓋首可疾而伯終不可忘也

末章是思極無聊意非真欲求草以忘憂此憂豈可忘乎忘憂則忘伯也願乎哉惟願言思伯耳思伯以無主思也心痠以無主病也

姜尚愚曰看此詩末二段情景慘戀私情莫此為甚此婦亦可

謂善懷矣

小序云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返焉
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
人思之

黃維章曰古者師不踰時所以重民力也采薇之師踰年而歸
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其家無怨
懟之心用之不得其道則一出門而怨作矣况久乎哉噫讀伯
兮篇而出車秋杜其絕響矣

有孤章

推曰通是托言言孤即言鰥夫不可露出鰥夫字偶爾瞥見便
遂鍾情褊體所需種種繫念蓋不欲顯言其人故託孤言之不
欲顯言欲適之人故托無衣憂之之子自無裳何與伊事與子

縫裳意即在言下

漁曰國亂民貧寡婦無依然猶廉恥自存不欲明言嫁適亦有
萬不得已半吐半吞托意于詩困而能詩此寡婦亦不尋常
陳木叔曰無裳無帶無服而為之憂情見乎詞矣然亦有所迫
而然上無政而下無俗所以小序言刺時也

小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
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章

漁曰此詩從序說是借托之言正有風味朱子泥于文辭目為
男女贈答則以此為寔事矣夫失詩人寄托遙深之旨
陳澧夫曰詩似賦而寔比者蓋以木瓜等比微物以瓊瑤等比
重寶非真以木瓜等相報施也千古高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

字淺俗不能出口矣

張九有曰匪報一語最宜三復凡報人之報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弛者之德忘惟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小序曰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出廬于潛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物焉衛思厚報之而不能故設為瓜瓊不等之喻以致無已之情焉此極有理極有情

前說言齊之救我如何之重而我將何以報之乎見非可以尋常報施之禮論也

季思曰殺者年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之與國姜為異姓乃存亡之義不出于諸姬而出于姜氏衛人所以感恩桓公之德無已時也

陳卧子曰夫子錄木瓜于衛風之殿于衛見亂極反治之幾于齊者存亡繼絕之義大有深旨而朱子定為淫詩不知何為黃維章曰詩人之意有因事賦者事在詞外有托為興者興在物外有因物比者意在言表即有意逆之未必一一盡得其旨安得徒循其詞似贈答語類私情便一槩以鄭衛之故而以淫詞目之也哉朱子恐亦固矣

何元士曰木瓜思報德也不知作詩者其旨何在而報施之禮則厚矣故曰報者天下之利

王風

程子曰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王既降為列國而復係之以王所以尊周亦所以愧周也

王伯厚曰按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樂工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然後正樂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或問平王微弱降而為風厲王流彘幽王滅戲反得列于雅者何也曰幽王暴虐猶及于諸侯故為雅平王政教止及于畿內故為風故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

黍離章

樵曰通詩憫周本意在各章中心句上見詩人不曾道破宗周宮室二字但以彼字暗指正是感慨最深處因感黍離而興歌者以為此何地也而有是哉徬徨不忍去正是大夫忠義孤憤處

漁曰各章兩彼字若有到處盡丘墟意靡靡徬徨不進之狀搖

搖心憂而無所附着之象兩謂我指其靡靡情狀而言也味其詞旨非嘆人莫識己意若言我如此情狀惟知我者以為心憂若不知我者豈不謂我將何所求正見我此段搖搖情緒真是隱痛何人說得言下便有欲呼天意此何人哉人字指平王幽王覆沒雖咎無益恢復祖宗責在平王隱言目看丘墟如此而乃有晏處于此者伊何人哉明知其人而問諸天見人所有不忍言而天非終不可問也

楊升芝曰亡國之恨凄然在目唯呼天而訴之曰致此景象者何人乎不斥其人而追恨之意更深

陳卧子曰周遷洛邑岐周之地悉以封秦不應鞠為禾黍當是即所見以致徬徨不忍去之意耳未必是故宗廟宮室之禾黍也如醉則昏然潦倒故以應穗之垂如噎則氣塞填胸故以應

稷之實

黃維章曰呼天嘆人見此人非徒得罪天下得罪祖宗亦得罪于天矣天立君以為社稷生民者也自此東遷遂置豐鎬于度外蓋秋風未黍之感不接于目故也千載之下讀黍離之章令人唏噓太息而已

樵曰元城劉氏以此詩作三次所遇故深感慨若然則此詩作于行役之第三過矣觀此詩人忠憤滿胸鬱鬱莫伸初見即欲號哭呼天安得徐徐默默至三次始發抒此憂宗社望興復之深心鬱情耶

小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憫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大全謝氏責平王不足與有為朱氏責行役之大夫徒憂心怨

恨憤憤不平置諸空言而已謂其不能泣請平王枕戈嘗膽以號召諸侯偷安委靡夷于列侯以大夫無責難陳善之忠也愚謂是時諸侯狃于幽王再降不至之習而有各相爭長之意以平王闇弱之物安能勉強其振厲以奮述于成康之列耶苟知其大夫固平王之尊信者耶亦有謀不相得之虞若疎迷之下僚又胡能籲九閭之昏主而與之戮力成王業之中興耶朱氏亦寬責此大夫矣

君子于役章

漁曰君子于役思之所從起也役不止自思不止役不止思益難于止念期思念至思見物思見日思抱思成景觸景成思真無時無處之不思矣思到無可奈何但得苟無飢渴則生還有望矣有信矣得勿思矣不然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通篇寫情

獨至

推曰各章首二句未曾言思而思之真境已摘被矣不知與曷至相應言歸期不可知連所至之處亦不可知此便心傷其從役之勞且久了雞棲三句舉畜產有旦暮之節以傷君子無休息之期非因時物之歸思人不歸也然雞棲等描情極真無聊之極物物相關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歎自君子離家以後情形苦極豈堪目前許多光景明明見有出必有入有旦必有暮而欲付萍踪飄泊杳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

漁曰不日不月已往之期不可數也曷其有佳未來之時不可知也使用以日月計思猶有箇盡頭使或如其會期思猶有箇定限而今也不然風塵馳逐難計日月羈迹他鄉歸期莫必欲

免于勞瘁不能欲展舒其情懷不得苟免于飢渴則此身無恙來信有期矣以此遙望暗祝亦甚不得已之情也然苟字下得悽惋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此思之極深切處

李少文曰草蟲殷雷平淡之思也君子于役哀傷之思也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此之謂風也

陳卧子曰不知德行深得妙苟無飢渴淺得妙愈淺愈深

詩故云西周之世大夫非無所役也出有皇華駟牡之勞入有秋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為盛典而寵勞之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賦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

君子陽陽章

推曰君子來歸甚慰前日于役之思婦人之心已有陽陽陶陶

之處趣而其君子乃能安于貧賤無戚戚之心而有從容自得之致婦人識得此趣心以為幸故摹寫君子一片心事而形容其自樂又托我以借樂極其優游自得居亂世而能守身安遇共相忘于貧賤勞苦之外非賢夫婦孰能及此

漁曰陽陽陶陶樂之意象如此執簧執翻借以發舒其樂氣由房由教特樂趣所寄興處中二句不過形容歌舞自得之意其樂句亦就樂舞上咏嘆他心上無累安舒自得之意安貧忘勞是朱子說詩推心字婦人口中原不曾道破全要得家人識其意處風味

楊伯祥曰此只就作樂上咏嘆之不必說有生全之慶恐不見得安貧賤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素非一旦驟得者搃只形容他心中自得之意

程子曰陽陽不任憂貧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此房小寢也由房入奉房中之樂于小寢也教舞位記所謂綴兆也其說絕佳若從朱說則閭閻之中無端而執簧執翻由房由教殊亦無味

小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托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祿仕者不求行道苟得祿而已

魯申公曰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詩

揚之水章

漁曰通是罵怨思情態思處即是怨處不言言役非其職而但言思室家此詩人立言之妙極為婉至以成申為主本意謂畿內之民不宜遠戍而申又非所當戍故以遣戍怨王而語意含蓄不露

樵曰托言弱水之不能流物諷言室家之不能同戍天下決無
婦人同戍之理只是怨己之不當戍而君之不宜遣戍以至于
申之不必戍與許甫之不宜同戍又在言外但暗合此意怨室
家正怨王也畿內之民役非其職只言外見之懷哉言其思念
不一而足也旋歸言復還舊疆得供常職而室家之樂自在其
中

陳臥子曰揚水不流東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
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不與我戍不是怨室家不同往謂家在
畿內而我乃遠戍自嘆其靡室靡家之苦耳以畿內之民奉王
命而遠戍楚猶未誰何故特借以為重甫許近申恰像連甫許
都可恃以無恐故兼言之當時寔非并甫許戍也

黃維章曰此詩揚之水二句本有意義而朱子以為興取之不

二字又凡曰彼其者外之之詞而以為指其室家皆不可解嚴
氏云東薪本易流也悠揚之水則不能派轉之以喻諸侯非難
令也而微弱之東周則不能號令之惟其號令不行故彼諸侯
之人不與我戍申而使畿民遠戍久而不得歸也懷哉不知何
月得旋歸哉始言薪既言楚又言蕭愈輕矣而不能流喻弱之
極也較註似勝

首句三言第四句五言末句六言

附考魯申公曰揚之水荆子討申侯殺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
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

中谷有雜章

漁曰通詩皆亂世傷感之詞即曰過人之艱難過人之不淑亦
悼世之意重悼人之意輕也何嗟及矣草草慶生之人計無復

之是因窮無可奈何之詞未必即能安于義命

蘧曰曠乾曠修曠濕天運有日甚之災見凶亂有益困之勢所
遇如是何道可以相保不能不嘆不能不歎不能不泣矣說及
此景亦蒼黃淒涼之極矣嗟之勿及付之無奈猶無怨尤之詞
則詩人之溫厚和平也

蘧曰各章末句皆見出于不得已非情愛之薄時使之然也蓋
飢饉海臻飢寒不免雖自謀且不給何暇為妻子圖哉皆深悲
極痛之詞

小序曰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
爾○附傳京師飢民流而怨賦中谷

劉暉吉曰古之王者養民之生及其後也聽民之自生而更有
以戕其生則民不聊生矣中谷有推之民不聊生之甚者也此

可以觀周治之替矣

兔爰章

蘧曰通詩是憂生之詞憤激之深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也
其詞危者舉動視聽懼觸世網却又不能無叱無覺無聽所以
憂也三章摠反覆以道其憂傷之意無淺深

蘧曰首比小人以狡計幸免即兔之失出者也君子以忠直受
禍即雉之失入者也不直說出君子小人為妙我生之初况指
不可泥定周末東遷及東遷之初只言昔年已非盛時而猶得
無事者蓋諸侯未叛刑罰猶中小人不至紛更君子猶得相安
于無事也達此百罹言紀綱紊亂四國騷然小人肆志君子受
禍有許多可憂之事以死為幸者傷之之詞也

馮爾賡曰尚寐等句非是欲死不欲生之意言此等世界動則

致咎其尚寐無動手然那得無叱也此等紛紜覺則難當其尚寐無覺乎然那得無覺也此等風聲聞亦不堪其尚寐無聰乎然那得無聰也應如此活看若作死說固哉為詩

王守溪曰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叱無覺無聰付治亂于不知而已詩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酪然直到太平時正此意也小序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

疏意魯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戰于濼葛王師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也○嚴云鬼喻鄭人縱恣自為而無可奈何也雉喻周人力戰為王受禍也

黃維章曰愚玩詩詞蓋新羅衰亂憤激感傷之極不自知其言之激切者然若止作刑政失常好良顛倒則其詞似過于厲所謂忠厚平和者安在也夫子胡為錄之似當以序為正

魯申公曰有免趙鞅殺萇弘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葛藟章

樵曰極歎所遇之窮猶孟子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言有本有父母而致謂他人為父母本有兄弟而致謂他人為昆弟流離失所至此其極也終遠二字甚甚見暫離則一家骨肉猶有相聚之日終遠則永相隔絕矣但傷離散非欲依人各章末白言依人之無濟也安得有自家父母兄弟相顧相有相聞之日耶各有冀望重聚之情在言外

陳卧子曰最傷痛在謂他人三字雖以父母視之而彼終不以子相視只為他人故耳莫我有視之若無也莫我聞視我之困窮漠然不相關也即此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睦族可知即民間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故小序以為刺平王

也

黃維章曰王室若盛則下國小民以天子為父母以鄰國為兄弟蓋由各能相保其父母兄弟故在在相顧相有相聞也衰亂之世彼此皆不聊生故冀人之顧而莫顧冀人之有之聞而皆莫有莫聞也亦其勢之所必至也此民生之所以賴有王政之保懷也

小序曰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九族焉故云然

子貢傳曰平王之族流散賦葛藟

采葛章

漁曰序曰懼讒也蓋讒口中人朝不保暮是以暫別如久別

又采葛采蕭采艾毛鄭俱云喻人臣出使也葛性善攀附蕭艾蓋污穢之物喻小人也彼謂君也采喻君方睚近之也小人本

好護君又睚近之則易讒故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不可知也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客刀。唐人詩云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亦此詩意

樵曰依序鄭說得詩人托寄妙趣詞音風婉從註但狀淫者之猴情恐夫子不以此選錄也

大車章

樵曰此詩非美大夫也刺也以宣德卿大夫不能身與教化徒恃嚴刑酷罰以懲其下能保其無寬乎無移風易俗之道民徒免而無恥責有攸屬矣夫子存此歎當時無道德齊禮之人而或有以謂其能齊之以刑為革簿之良則恐民之無所指手足者多矣子在則畏子去復何畏乎期同穴者且能同室矣淫者之無恥不而大夫之有忝厥職何辭乎譏刺之及

漁曰大車勿露政刑只就車服上想見大夫威靈氣勢而畏之深遂于所聞所見而股慄不敢之詞微不奔之詞顯畏而不敢其敢者固在也末章堅死後之約似絕望于生前則畏之甚矣然畏之甚則思之益甚夫固有冥之于死而不畏者矣末以繳日自誓雖身不奔而心終不忘奔也

小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凌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陳弓父曰婦人至為情死自是石乞一流不得與丘中漆洧一粟抹殺

序以為思賢朱子以為語意不莊恐非聖賢之意

丘中有麻章

漁曰小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

續解子嗟子國當時之賢者也放逐丘園欲彼留之彼字暗指王將其來施施則喜悅而有君臣相得之機將其來食則心安于任貽我佩玖則情意相信上下不疑矣

毛傳云留大夫氏子嗟子國其字也麻麥盈疇是其教民農桑所致存以備考

樵曰氓之淫有不爽之德大車之淫有同穴之思此詩如註則濫從不一望來者眾塵聚孤淫言之汙口而謂聖人錄

抑何取守吾知其必不然矣無已姑從序說猶

道之正也

漁曰周室東遷之不復西也無君也非無臣也其時秦離之大夫忠義滿抱陽陽之君子道德積躬使白楊水之成解鬼爰之

網則政清刑簡尚寐之君子猶能相助其無為也庶幾中谷不
至于化離葛藟不至于無依天下事尚可為也奈何用大車之
刑信采葛之讓而逐丘中之賢以致國日戚而諸侯叛俗日敗
而淫亂盛四維不張國之不早亡者幸焉耳此以知中與無智
勇之主鮮能及也



溫州

溫州府志



卷之二